

41893

教科書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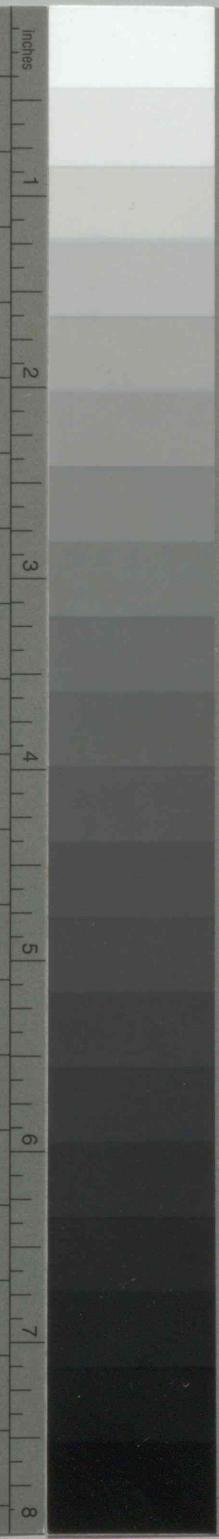
4
820
41-1913
26000 66278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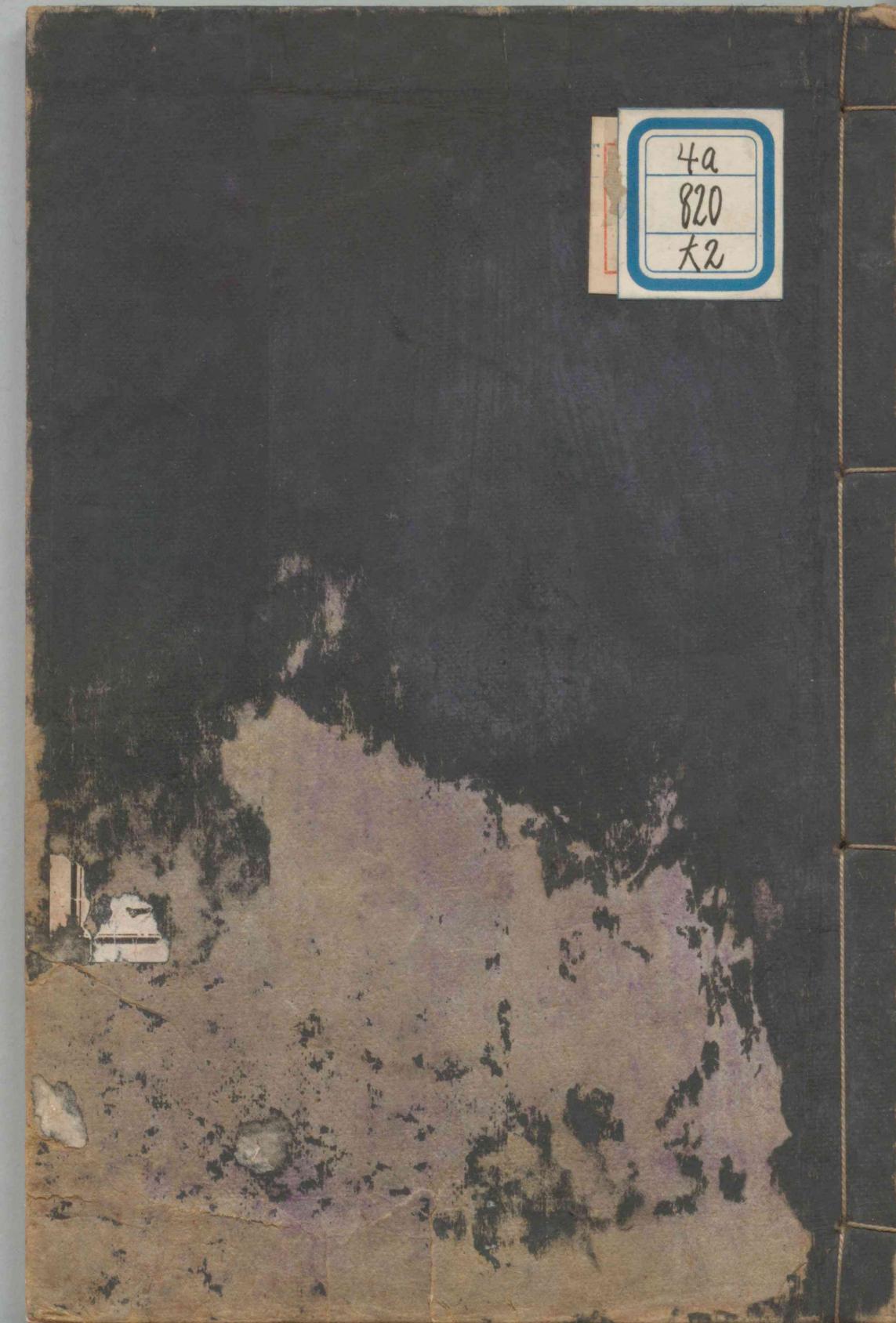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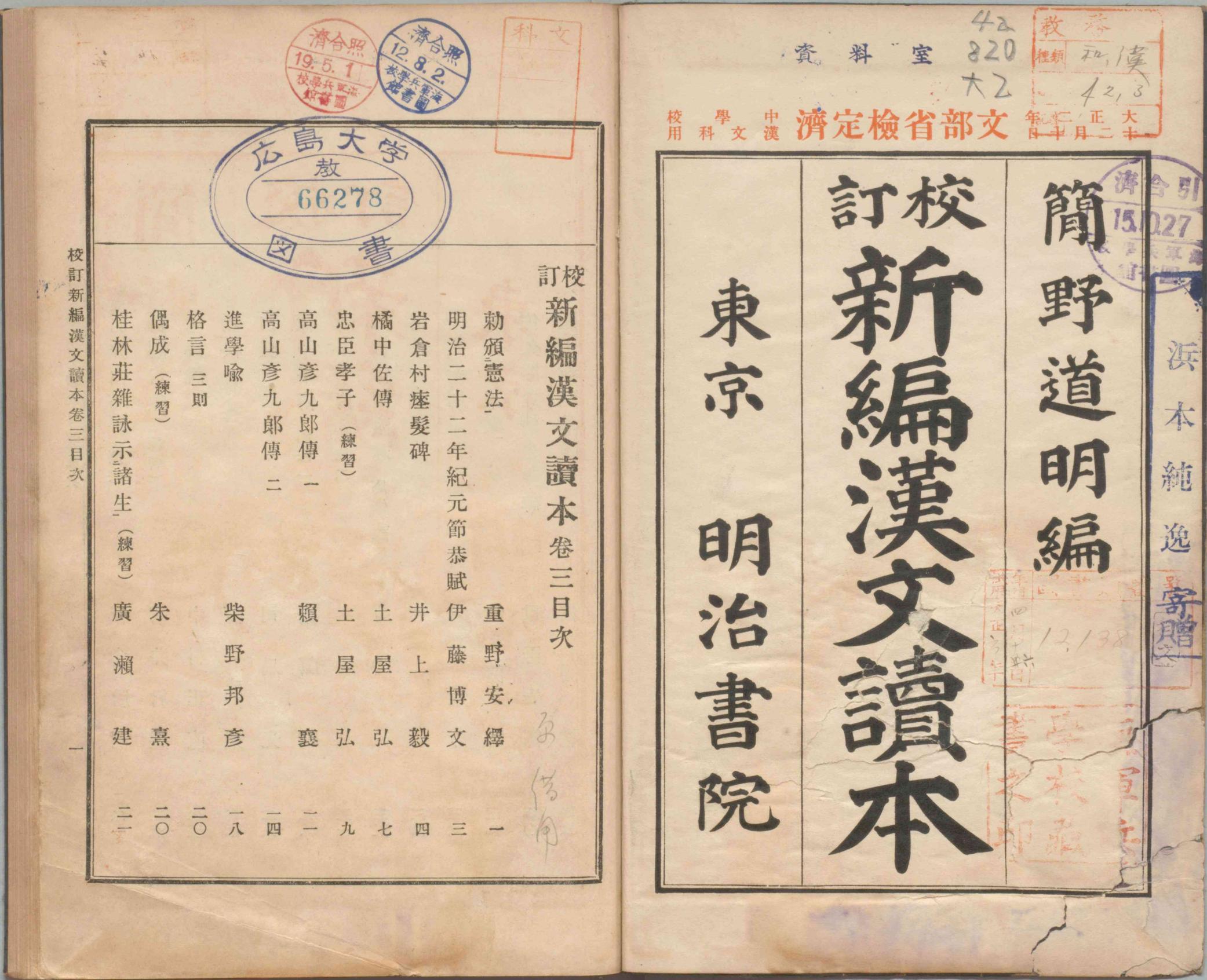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訂校新編漢文讀本卷三目次
勅頒憲法	重野安繹
明治二十二年紀元節恭賦	伊藤博文
岩倉村瘞髮碑	井上
橋中佐傳	土屋
忠臣孝子 (練習)	穀弘毅
高山彦九郎傳 一	弘襄
高山彦九郎傳 二	建彦
進學喻	朱熹
格言 三則	柴野邦彥
偶成 (練習)	廣瀬建二
桂林莊雜詠示諸生 (練習)	二〇二二四二九七四三一

新井白石傳 刪修

自題肖像 (練習)

忠益說

插秧

初夏

林子平傳 刪修一

林子平傳 刪修二

秀實作山陵志 刪修 (練習)

格言 三則

士規七則

君子有五樂

佐久間象山先生碑

題那波利翁像

板倉勝明
新井君美
中村正直
范成大光馨

司馬

齋藤

吉田矩方

重野安繹

佐久間

吉田矩方

佐久間

重野安繹

吉田矩方

佐久間

吉田矩方

齊藤正謙

安積信

齊藤正謙

安積信

李

李

安積信

齊藤正謙

安積信

賴

賴

賴

賴

賴

七一 七二 六九 六八 六五 六四 六三 六二 六一 六〇 六四 六三 六二 六一 八一 五七 五五 五一 四七

蘇秦約諸侯 十八史略

題長安主人壁

豫讓國士 十八史略

狗說 (練習)

齊威王用賢 十八史略

遂成豎子之名 十八史略

豫讓國士 十八史略

越中懷古

齊威王用賢 十八史略

豫讓國士 十八史略

蘇秦約諸侯 十八史略

題長安主人壁

豫讓國士 十八史略

格言 一則 論語

蘇秦約諸侯 十八史略

題長安主人壁

豫讓國士 十八史略

格言 一則 論語

燕昭王招賢者 十八史略

靜古館記

林長孺

七二
七三

觀曳布瀑遊摩耶山記

齊藤正謙

七五
七八

遊箕面山遂入京記

齊藤正謙

七五
七八

採蘿記

土屋弘

八一
八二

山行示同志 (練習)

杜草場

八二
八三

毛遂使楚 十八史略

土屋弘

八五
八六

范睢相秦 十八史略

汪章

八五
八六

秦統一天下 十八史略

汪章

八七
八八

焚書坑儒 十八史略

遼碣

九一
九二

焚書坑

林長孺

七三
七四

長城

齊藤正謙

七五
七八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十八史略

韓信拜大將 十八史略

漢高祖

九二
九三

高祖評三傑 十八史略

漢高祖

九四
九五

多多益辦 十八史略

漢高祖

九六
九七

文帝之治 十八史略

漢高祖

九九
一〇〇

蘇武守節 十八史略

漢高祖

九七
九八

蘇武 故事雜抄 十八史略

漢高祖

九九
一〇〇

論公德 一

李

一〇四
一〇五

論公德 二

李

一〇四
一〇五

馬援戒兒子 十八史略

土屋弘

一一四
一一五

探幽妙畫 (練習)

重野安繹

一〇四
一〇五

空海能書（練習）	青山延于	二二七
班超通西域	十八史略	二二八
盤根錯節	十八史略	二二九
劍說	刪修	二三三
鍛工助弘傳	中村正直	二三三
山鹿素行傳	刪修（練習）	二三四
赤穗義士一	菊池純誠	二三八
赤穗義士二	鹽谷純誠	二三三
詠四十七士	（練習）	二三五
元兵入寇（練習）	阪井純誠	二三一
蒙古來	菊池純誠	二三一
筑前城下作（練習）	阪井純誠	二三三
甲午宣戰詔	賴華	二三五
重野安繹	廣瀨華	二三八
	賴襄華	二三九
	建華	二三九
	一四〇	二四〇

訂校新編漢文讀本卷三

勅頒憲法

重野安繹

元首國君也。元亦首也。書經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股肱臣也。同擣音覽持也。取

明治二十二年己丑一月、適憲法成。二月十一日、天皇告祭。皇祖親臨式場、召集親王大臣在京勅奏任官・華族・府縣知事・裁判所長・府縣會議長、以及外國公使等、勅頒憲法。凡七章、七十六條。其旨趣曰、大日本帝國、萬世一系之皇帝統治之。皇帝者、國之元首、依憲法、條規、總攬統治之權。日本臣民有兵役・納稅

之義務。自非依法律無受逮捕監禁審問處罰無被侵其所有權。自非妨安寧秩序背臣民義務有信教之自由等。帝國議會以貴族衆議兩院成每年召集議員協贊法律國務大臣樞密顧問司法會計等條件皆規定之。又定皇室典範凡十二章六十二條定皇位繼承皇族皇室御料等事乃頒議院法衆議院議員選舉法貴族院令及會計法是日赦國事犯者賜金八十歲以上者遣使告岩倉具視島津久光大久保利通毛利敬親鍋島直正山內豐信木戶孝允等之墓贈位西鄉隆盛等。

登極即位也

明治天皇登極以來勵精圖治增益國家之隆昌臣民之慶福制定千古不磨大憲以保護臣民之權利財產是年距神武帝即位紀元實二千五百四十九年而是日正值其紀元節衆庶感泣聖德驩虞之聲充溢都鄙矣。

驩虞(驩虞)慮(憂慮)

(一)統治元首總攬逮捕安寧秩序協贊登極勵精圖治驩虞充溢(三)頒頒布領(領土)秩(秩序)帙(書帙)

虞(驩虞)慮(憂慮)

明治二十二年紀元節恭賦伊藤博文
萬機獻替廿餘年典憲編成奏御前

伊藤博文號春
誠長門人明治
四十二年十月
薨年六十九

放眼泰西明得失。

馳心上世極精研。

中興大業繩天祖。

開國宏謨駕昔賢。

更始偕民至尊志。

千秋瞻仰帝威宣。

井上毅 號梧陰、
熊本人、明治二
十八年薨、年五
十三、岩倉公名具視

岩倉村瘞髮碑

井上 毅

岩倉村者、故右大臣岩倉公、微時、所棲息之處也。公被譴幽居于此者數年。時事方急。公志未嘗一日不在于朝廷。茅堵蕭然、足不出門、而達觀天下之大勢。徐察世變、密糾合忠義之士。當此時、今太政大臣三條公、亦在于太宰府、遣閒使、求朝紳中同心之人。二公之交始合。而故參議大久保廣澤諸公、亦與公相

往來、籌商尤熟。公既知諸藩之情勢、進疏畫中興之謀。密旨由中付公、大計既定于禁掖之間。而人莫知之者。及丁卯十二月九日之事起、公懷文書一囊、冒曉入于禁內。大號宣布、

岩倉公像

廢攝關將軍以下之職、
新命文武諸官令出如流。一時機務倥偬。大久保公以下、多奔走于閭閻外。公居中當局、事無稽失。蓋皆岩倉村閑居之時、所豫計畫也。大駕東駐、公躬荷台寄之重。暇時談及前

丁卯、慶應三年。

其明日、明治十
六年七月二十
日也。

日事未嘗不以岩倉村爲言。如其山川風物、宛然往來于眼目者焉。每以事往西京、乃至岩倉村集父老、飲宴敍舊。父老往往有流涕者。晚年與子弟論世故、以權勢之易怙、而名節之難全爲戒。浩然欲以躬爲人臣進退之標準。及病革、上表乞解官。有誓心執節、不以進退貳臣子之義、之語。天子愍其至誠、姑允所請。公感泣謝恩。如病頓已者。而遂以其明日逝矣。朝廷特命史臣撰敍公之勳德。將勒石其墓。男具綱等、與岩倉村父老謀、更瘞遺髮于前日幽棲之地。建碑爲記。表公之眷戀此土、終始不忘之意。又以識元功。

偉勳實始于屯困之時也。嗚呼後之慕公者可以觀于此碑焉。

橋中佐傳

土屋弘

橋中佐、名周太、長崎縣人。明治二十年、畢陸軍士官學業、任少尉、屬步兵第五聯隊。二十四年、選爲東宮武官、忠恪服勤。後進至中佐。三十七年伐俄國、爲步兵聯隊大隊長、屬第二軍。八月三十日、進向遼陽。敵扼之首山堡。大島中將令關谷聯隊長攻之中佐率一大隊、在第一線。時夜二鼓、弦月懸山、殺氣滿天。敵據絕壁、峻險如削。且鑿塹濠二道、竭力拒守。發丸如

二鼓、同二更、今
午後十時也。

濟益也。

殷音安赤黑色
也左傳成公二年左輪朱殷

猛雨我兵不能近中佐切齒蹶然躍入濠中揮刀斬敵三人我兵得勢奮進激鬪莫一不當百遂奪堡壘黎明高樹旭旗旣而敵濟兵三面來攻放十字火砲烟塵蔽空我軍窘急死傷頗多中佐亦傷而毫不屈親裹創儼立壘頭叱咤指揮軍曹內田某呼曰敵衆盛難當盍少退以圖再舉中佐曰部下多斃吾何忍逃且纔得壘旋失之如我輩面目何某歎服誓共死一彈忽中中佐右肩倒某負而下峻阪憩松樹下一丸又來貫一人滴血殷身中佐南望遙拜皇城曰臣事畢矣某亦泣且起且仆適中佐從卒走來負還營

而歿齡四十一。

外史氏曰聞之中佐爲人剛健奉身簡素冬不取暖夏不就涼曰欲鍛身骨以應緩急也夙重皇恩其在東京每有書生自鄉國來者輒先拉詣二重橋外瞻拜皇居以爲常云。

(一)忠恪服勤勤殺氣滿天烟塵蔽空峻嶮如削發
丸如猛雨 (二)萬里朱殷百姓殷富

忠臣孝子

土屋弘

甲辰明治三十
七年

海軍中尉大塚定次者熊本縣菊池郡水原村人甲
辰七月三十日斃於旅順口封鎖之役中尉性至孝

幼時家貧。晝就學、夜執業、得貨以資父母。父患胃。聞熊本市有名藥、往買之。爾後每土曜日放課、輒往焉。如是者一年。父執其手、泣曰：「熊本距此四里。祁寒暑雨、往來不輟。汝孝心、神必知之。則吾疾不藥、亦當愈。吾不欲復勞汝。」時齡十二。既而聞熊本有良醫、賃馬乘父、躬扶隨之。如是者亦屢矣。後入兵學校、每聞有良藥、不問價高卑、購之致於鄉里。而不見其效、遂歿。中尉得訃、慟哭不已。曰：「吾生無樂於世矣。」亡幾戰歿。嗚呼忠臣孝子、天何不鑒之。享年僅二十六。後敍功五級、賜金鵄勳章。

封卦 胃 卦 祈 祈 輟 練 購 講 愈 瘘 死 没

高山彦九郎傳 一

賴 襄

高山正之、上野人也。字彦九郎。家世農。正之生而俊異、喜讀書、略通大義。爲人白皙精悍、眼光射人。聲如鐘、有奇節。母死、廬於冢側三年。餽粥不給、骨立如枯木。事聞官欲旌之。其鄉俗喜博奕健訟、素嫉正之所爲、誣告於吏、繫之獄。胥食之弗食。已而得出。卽辭家遊四方、求豪雋奇傑之士交之。江門人江上關龍豐前人梁又七輩、最親善。天明季年歲饑、所在盜起、上野亦不靖。正之奮袂起曰：「不可使吾鄉有此不良、胥音初、小吏也。第二段敍其孝于母卽所以忠于君、雋通僞同後、第三段敍與武人交意氣厭人、光格天皇天明四年饑饉。」

贐以物贈行者也。
板橋驛在武藏國北豐島郡。

事欲往理之辭於關龍。關龍欲援之。正之不欲贐以衷甲。受之獨行至板橋驛時已夜矣。有二男子在橋上相嚮臥兩尻高而頭凹。



高 山 子 像

正之念不踴不可行患之。已而曰是官道也彼塞之人蹶起竝呼曰誰踢吾頭無狀踢可踢凹處而過其人。遂往未至其鄉過一旅店有喧嘩飲酒者則關龍與又七帥徒殊途先往會事平會飲也呼正之同醉。

俱還後官獲劇賊渠帥自語平昔未嘗遇難當漢嘗在板橋要人行劫遇一眇小丈夫瞋目呵我憶之今猶股栗也。關龍善劍每謂正之曰子雖以氣服人不熟武藝遇眞英雄乃窮矣。正之不服。關龍罵曰彥九無用男子能死斬我。正之憤然欲拔刀。關龍以手壓刀欄笑曰止焉。正之唔啞終弗能拔也於是折節學劍每夜自試至千遍乃寢。正之又喜交文學士聞人說孝子義僕事雖遠輒往問之轉述之於人殷殷淚隨聲墮談古今君臣順逆跡慷慨如已與同時關其事少入平安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方一人指示之卽第五段敍尊王士交喜忠孝義烈、踐霸出天性

坐地拜詭曰、草莽臣正之。行路聚觀、怪笑不顧也。遊京郊過足利高氏墓、數其罪惡大罵、鞭之三百。故平時見人惡疾之如仇。一權人專利中外、愁怨而不敢言。正之與同志語、攬涕曰、噫公上百不知也。今接故紙爲幟、樹山廟門外號召立可得千許人。於誅豎子何有。聞者掩耳。其後弊事悉革、每聞一號令出喜形於色。

高山彦九郎傳 二

一侯斥松平定信
饋進食也。

第六段、斂不屈
權貴

兄輩欲長者教誨之。正之聞之逡巡。侯曰、勿然。雖余有闕失、願聞之也。正之拜曰、然則有所敢言。往年某處民兄弟復父讐者護送之同囚徒是等事關風教。路者兩童子穿溝濯衣袴褶饋食甚謹。侯指曰、是小兒。

高山彦九郎傳 二

書
高
山
焉
侯
謝
子
曰
一
時
願
加
意
指
揮
不

白王統綿綿寢祚長久の事
と嫁りてよみがえりの事
すとあれば

第七段、斂其自
刃之狀

館主人久留米
藩士宮川嘉膳
也、刺插刀也、

拔也、
好在猶言自愛
也、

渠彼也、
第八段借關龍
又七口評其死、
以不了語結文、
情無限、

先人曰亡父、

他證又不知其故、吏來檢尸、何辭答之、願勿殊以待。
正之曰諾。刺刀于腹、與劇談至夜分。吏來秉燭檢之、
又問故不答。固問曰狂發而已。乃援刀突入尺餘、卽
死。臨死、館主問所欲言。正之曰寄語海內豪傑、好在
而已。正之既死、事傳三都。莫知其所以死。或曰受關
吏辱、慙憤死也。關龍曰吾數罵人試之、真欲斬我者、
獨正之渠已果於殺人。故亦果於自殺耳。又七聞之、
曰否否。彦九蓋有所感於夢寐中爾。噫、渠雖夢、猶能
死也。

外史氏曰予幼聞先人善語彦九郎先人亦嘗數相

正之一生以勤
王終始至此點
出南朝二句露
一篇主意真是
畫龍點睛之筆

逢三都閒記其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
南朝者、其好義不無所自云。嘗與客語及元弘帝逃
伯耆事、爭其地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
人識之客不復能爭。其人確實類此。先人嘗欲爲之
傳、不果。近讀或書正之事、疑爲不軌之民。冤矣。予故
略敍所聞如此。

(一)白皙精悍 養粥不給 健訟 誣告 獄胥 豪雋奇傑
之士 劇賊巨帥 難當漢 股栗 刀櫛 喑啞 殷殷 草
莽臣 潸濯衣袴褶 剃刀 握刀 不軌之民 (二)饋贈送
贐錢 (三)何有何難之有

進學喻

柴野邦彥

安永三年。東寺在京都。都名所西山善峰寺在小鹽山上安置千手觀音木像。

差池不齊貌謂或先或後也。差音志。

三月二十二日詰旦輕裝取路東寺南暮春天氣風日和煦加以西山吉峰大土像啓龕都人士女相將行香輿者騎者步者負者抱者絡繹載路吾以獨行心孤漫與路人問語相勞乞火吹烟分菓醫渴行相談謔以自慰但予以前途遼遠心遽脚忙不能與近郊遊人差池逍遙與一人言未了又及前者語如此數人之後顧初與言者既在數里之後不復可辨眉目也半日後則山轉林蔽杳不見影響也吾思與嚮數人舉足進步校之一步之間其所爭雖多不能以校比也通較。

寸惟積數分之多漸進而先也初其數十百步之相前後亦便旋佇立之頃猶可一蹶而及焉半日後非復一蹶之可庶幾矣如此而至乎十日之後則雖有輕車駿馬將無所可企望也我羸弱難於步而彼非皆老幼婦女也然而吾所以能漸先彼而進者何也此無他彼之所期在十數里之內矣故其心怠也吾之所期在數百里之外矣故其心勤也我於是曉學之方焉請諸君期於數百里之外而無忽一步之功也可。

(一) 啓龕 絡繹載路 前途遼遠 差池 便旋佇立 (二) 詰

日黎明詰朝。非皆老幼婦女。皆非老幼婦女。

格言三則

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荀子

をりくに遊
ぶ暇はある人
の暇なしとて
文讀まぬかな
本居宣長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
善也。禮記

始於足下。老子

朱熹字元晦號晦庵宋大儒慶

元六年卒年七
十一所著有通
鑑綱目朱子文
集等數十種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老子

朱

熹

少年易老學難成。

一寸光陰不可輕。

未覺池塘春草夢。

階前梧葉已秋聲。

桂林莊雜詠示諸生

節錄

廣瀨

建

休道他鄉多苦辛。同袍有友自相親。

柴扉曉出霜如雪。君汲川流我拾薪。

新井白石傳

刪修

板倉勝明

板倉勝明字子
穀號節山又甘
雨上野安中藩
主安政四年卒
年四十九久留里侯土屋
利直岐嶷幼者之峻
茂卓異貌嶷音
玉盛岡侯南部利
直

傲儂卓異而有
大志也。閻羅閻魔大王
也。

丘言猶謂丘里
之言也。見莊子
則陽篇古者四
井爲邑四邑爲
丘五家爲鄰五
鄰爲里。頤音才「アゴ」
俗作腮非尋八尺也。

祿千石侯固辭比七歲父母携觀戲劇後語之於人
一無所遺忘正濟歎曰是兒非常將大興吾門矣及
十歲常給事侯側代書殆若老成云先生傲儂不羈、
自負膽氣嘗慨然歎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爲
閻羅既而折節讀書都下富人河村瑞賢欲妻以女、
且請以三千金所買地爲勤學資令其男說之先生
曰子亦聞丘言乎昔有小蛇在潭上人微傷其頤俄
而風雨晦暝忽失所在而有大龍死于他山龍卽嚮
所傷小蛇而其瘡幾一尋許也子翁今欲妻某是傷
小蛇也後來興家之日其瘡豈小哉遂不從於是家

古河侯堀田正俊

滋貧而苦學不懈通經史百家久留里侯國除後仕
於古河侯中歲始遊於順庵木下氏之門以該博見
稱後有故致仕去之日止青錢三百米三斗而已隱
居都下處貧晏如順庵欲薦先生於加賀侯適加人
岡嶋仲通戚然語先生曰僕多年遠遊落魄而老母
衰頹倚閭待僕每一念至百感攢心幸得君先容得
釋褐本藩則吾願足矣先生以告順庵曰美也求仕
何國之擇請舍美薦仲通順庵歎曰衰世人情日趨
偷薄如卿實不易得也乃推仲通或謂先生曰子嘗
仕除封之人且所師亦不遇之人假令學優恐無起

褐毛布踐者之
服釋之著官服
以爲初仕宦之
義

顏回・季路

文昭公、徳川家
宣謚號家宣時
在甲府藩邸

身之期須改所事而圖榮顯也。先生笑而不答。喻之再三。先生曰、凡人之所天者、君父師三而已。今吾既無君父、獨有師也。以師不遇而改所天、則回路諸子、豈從陳蔡之厄哉。元祿六年、文昭公在藩邸召爲儒職、待遇日渥。每進講畢、必賜坐、使說國家遺事。寶永元年、公立爲儲貳、無幾召爲侍講、如藩邸之時。六年、公襲軍職、賜祿五百石、命爲文學事、無大小必召而諭之。正德二年、公薨。而先生漸老、無意當世。迺杜門謝客、日夜以典籍爲樂。先生著述三百餘種、尤長詩。有盛唐諸名家之風。年六十九卒。實享保十年五月。

十九日也。

(一)岐嶷 老成 落魄 倚闌 先容 釋褐 儲貳 杜門謝客
(二)須ラク事フルトコロヲ改メテ榮顯ヲ圖ルベキ
ナリ九字

自題肖像

新井君美



紫石、紫石英也。
喻眼、稜稜、有稜角也。
前漢宣帝時、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畫霍光等十一人像於麒麟閣、表其功。

蒼顏如鐵髮如銀。
紫石稜稜電射人。
五尺小身渾是膽。
明時何用畫麒麟。

忠益說

中村正直

心廣體胖。語出大學。言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也。浩然盛大流行。貌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暖衣飽食。孟子曰。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把耒而耕者。農夫之忠益於邦國也。製造貨物者。工人之忠益於邦國也。運物行遠者。商賈之忠益於邦國也。操練備非常者。步卒之忠益於邦國也。至公無私。興利除害者。居官者之忠益於邦國也。蓋人不問貴賤。苟能勉強其職事。則心廣體胖。浩然之氣生矣。而其利益必及於他人。加於邦國。不獨能安一家而已也。若夫暖衣飽食。無所事事。則終日昏昏。嗜欲橫生。不獨不能忠益於他人。一生之間。徒耗損他人所力。作之粒米布匹也。如此。則禽獸之不若矣。禽獸之肉。尚可用以充食。懶惰之人。成何用乎。老同二十歲。

老同。大未。共英
國人

時題其記簿曰。余今二十歲。一生三分之一已過矣。然未有利益於邦人之事。是可恥也。大未二十歲時。題記簿曰。余不生於富饒之家。又不生於權勢之家。又不生於門閥之家。然余自期。一生之間。裨益於一世。裨益於朋友者。應不減於生此三者之家。老同爲農學大家。大未爲化學名家。皆著有用之書。利益天下後世。果能成其志。人生斯世。其可不思所以忠益於邦國乎。

(一)心廣體胖 浩然之氣 (二)簿記簿—薄輕薄 碑碑益—碑碑麥

范成大字致能
號石湖宋吳郡

插秧

范 成 大

入卒年八十四

綠毯音淡毛

席也

縠音谷繡紗也

司馬光字君實
宋陝州夏縣人
元祐元年薨封溫國公

種密移疎綠毯平

行閒清淺縠紋生

誰知細細青青草

中有豐年擊壤聲

初夏

司馬光

四月清和雨乍晴

南山當戶轉分明

更無柳絮因風起

惟有葵花向日傾

林子平傳

刪修一

齊藤馨

削籍謂除幕臣
名籍也
子平姊曰奈保
有姿色善和歌
爲伊達宗村側室側室妾也

仙臺有奇士曰林子平父源五兵衛名良通仕幕府
有故削籍而姊旣聘爲本藩側室故子平及兄嘉膳
皆受藩俸然子平倜儻有大志常見人之酣袞於富
貴飽暖自安者以爲是遭變故則不堪其用也於是

故事也變故謂
變事也

寒素自給雖櫺樓糲食不厭自視猶在兵陣間性健
步好遊四方靡遠弗至行輒躡屐如往來隣里者人
不知其行千里之遠也所過風土之美惡地勢之利
害政刑民俗之得失皆諳知之尤注心於邊防前是
寓藩醫工藤球卿家球卿素有邊防之議子平論與
之合於是從鎮臺再游長崎接異邦人諮詢海外諸
國情狀益知邊防之爲急適清商在館者激事忤命
鎮臺命子平及諸士勦之子平奮鬪先衆生虜數人
曰吾知西人之伎倆矣既東歸遂著海國兵談若干
卷大意以爲西北諸蕃概以奪地拓疆爲務威力日

鎮臺謂長崎奉
行也

忤音誤逆也
勦音抄絕也略
取也从巢从刀
與勦不同

采音他動也頤
音移訓「オトガ
ヒ」采頤嚼也欲
食之貌

強必且采頤於我而彼長航海洪波大濤視如坦途
我環國皆海近自日本橋至鄂羅斯阿蘭陀同一水
路無有阻隔彼欲來即來而我拱手無備亦已危矣



以近待遠以逸
待勞以飽待饑
孫子語
三國通覽圖說
一卷三國斥朝
鮮琉球蝦夷
梓音士錄文書
於板也上梓開
板也

必也節國用修兵備瀕海要
林地設臺置砲數年而沿岸皆
子平壘儼然成一大長城矣然後
像一旦有變以逸待勞庶可無
患而尤可慮者我南北諸島
委而不顧彼或據之是異日之大患也因著三國通
覽以論諸島之形勢二書既上梓海內未嘗知外寇

張皇夸大也
壬子寬政四年
毀梓且禁錮于仙臺時寬政壬子五月十六日也

(一) 個儻 酣豢 寒素自給 襪襪糲食 咨詢 伎倆 采
頤 張皇以逸待勞 (二) 聘(馳聘)聘(禮聘) 疆(疆域)彊(自彊)

林子平傳 刪修二

至是子平作六無歌自號六無齋主人實以寓逍遙
自適之意焉時輒爲子弟談兵罵世之講兵主一家
曰甲曰越者曰彼何適用苟欲適用不若讀古戰記
錄而察其勝敗之由爲有得也又見子弟之讀書者
由因由也
親もなし妻なし子なし版木なし金もなけれど死にたくもなし

開音翰里門也。

父兄訓載甘雨
亭叢書。

中山亞相中山
大納言愛親。

曰、讀書可也。然足迹遍天下者、然後讀書、亦足以爲用。卿輩、足未嘗出里閈、何足爲用哉。歲嘗饑、爲藩老佐藤伊賀、著富國策、以爲、東海多鯨。苟能捕之、亦足以助國用。其他陳省費、濟財之術、雖不行、識者知其可用焉。又著父兄訓、蓋謂前是童蒙有訓。然今之世、父兄亦不可無訓也。隨筆雜記有數卷、皆居常聞見所得、巨細盡載。亦多裨人者。同時、高山正之、蒲生秀實、皆以奇士稱。然不與子平合。初子平在京師、謁中山亞相。亞相盛稱正之慷慨論時事、涕隨言下狀。子平曰、彼有泣癖耳。今時昇平、奚以泣爲。即可憂者、唯

邊防而彼一泣外、計無所出。公亦以彼爲善、不知一旦外寇之變、將坐待神風於萬一耶。秀實亦嘗訪子平、行裝甚野。子平一見罵曰、何物措大、鄙野乃爾。秀實亦忿曰、田舍翁之慢人、亦至此耶。不交他語而去。子平旣廢、鄂虜之變、秀實服其先見、上閣閱歲歿。其後十餘年、東陲果有亞犯蝦夷。文化三年、露西也。其能舉措大事、措大、書生也。言措大、書生也。言措大、書生也。言措大、書生也。言措大、書生也。言

十月子平之墓
至孫左仲所

姪某林良伍

壬寅天保十三年

可也。及幕議修邊防、蓋亦有取於其言。追賜赦。姪某始封其墓。事在天保壬寅。距其死凡五十年。子平名友直。子平其字也。

論曰。余在鄉常從互理往齋游。往齋卽受兵於子平者也。嘗爲余言曰。子平爲人磊落而守已謹嚴。尤有可稱焉。子平自禁錮之後。幽居一室。人或謂之曰。子雖禁錮。事係幕議。非出本藩之意。且歲月已久。雖閒出游。莫或知者。何不出訪鄰里。友朋而自消遣也。子平曰。日月在天。人可欺也。天可欺哉。因作國歌以所述。至死未嘗隻步出戶庭。噫。子平之自守如此。豈特

聞時時也。
月と日のかし
こみなくば、折
折は人目の關
も、踰ゆべきも
のを、

一奇士而已哉。

(一)逍遙自適 里閈 亞相 慷慨措大 東陲 消遣 隻步 (二)憂患 泣癡僻地 辟易避暑 (三)未嘗隻步出戶庭
末嘗一日廢讀書

秀實作山陵志 删修

角田簡

秀實字君平。號修靜庵。文化十年卒。年四十三。蒲生秀實。聞累世帝陵。或有荒廢者。深悼之。以圖修復爲己任。躬自歷視其地。參考古圖舊記。作山陵志。書成獻之京師。及江戶當路者。有司以其論建非處士所宜。召見詰之。殆將罹奇禍。適有知秀實之爲人者。憫而救之。因獲免。

格言 三則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蜀志

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唐書

丈夫處世，卽甚壽考，不過百年。百年之中，除老穉之日，見於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其人重於泰華，可使其人輕於鴻毛。是以君子慎之。畜德錄

士規七則

吉田矩方

吉田矩方，字義卿，號松陰，又二十一回猛士，長門藩士，安政六年卒，年三十。

披繙冊子，嘉言如林，躍躍迫人。顧人不讀，卽讀不行。苟讀而行之，則雖千萬世，不可得盡。噫，復何言。雖然，有所知矣，不能不言。人之至情也。古人言諸古，今我

詎音互，何也？

言諸今亦詎傷焉。作士規七則。

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宇內猶天下也。

一、凡生爲人，宜知人所以異於禽獸。蓋人有五倫。而君臣父子爲最大。故人之所以爲人，忠孝爲本。

一、凡生皇國，宜知吾所以尊於宇內。蓋皇朝萬葉一統，邦國士夫，世襲祿位，人君養民以續祖業，臣民忠君以繼父志。君臣一體，忠孝一致，唯吾國爲然。

一、士道莫大於義。義因勇行，勇因義長。

一、人不通古今，不師聖賢，則鄙夫耳。讀書尙友，君子尚上也。上友古文，飾也。

之事也。

曾子曰、士不可
以不弘毅、任重
而道遠。仁以爲
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
遠乎。

一、成德達材師恩友益居多焉。故君子慎交遊。
一、死而後已四字、言簡而義廣。堅忍果決、確乎不可
拔者、舍是無術也。

三公出廬兮諸葛已矣夫一身入洛兮實祀坐在我
心師費高兮而無素立名志仰曾連兮遂乏釋難才
讀書無功兮操崇三十年減歲失計兮強氣少一四
人識狂穀兮鄉黨笑不容身許家國兮死生吾久齊
玉誠不勤兮自古赤之有人宜立志兮聖賢敢追陪
已赤五月君有閑友之名時暮疑涼實復歸難相余
因以承談若識友懷使浦無窮貴像昔自贊之顧
無窮如吾者實時兮吾貌而已我況學之自贊乎諸
友其深藏之毋御襟市狹幅乃有生色也

二十一
四烈士廉定撰并書



右士規七則、約爲三端。曰、立志以爲萬事之源。擇交
以輔仁義之行。讀書以稽聖賢之訓。士苟有得於此、
亦可以爲成人矣。

(一) 披繙 嘉言 萬葉一統 巧詐文過 尚友 (二) 君子以文

會友、以友輔仁 論語

君子有五樂

佐久間 啓

君子有五樂。而富貴不與焉。一門知禮義、骨肉無釁
隙、一樂也。取予不苟、廉潔自養、內不愧於妻孥、外不
怍於衆民、一樂也。講明聖學、心識大道、隨時安義處
險如夷、三樂也。生乎西人啓理窟之後、而知古聖賢
也、謂儒學、夷平也。

所未嘗識之理、四樂也。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精粗不

該、晉亥兼也。

遺表裏兼該、因以澤民物、報國恩、五樂也。

贈正四位佐久閒象山先生碑

重野安繹

象山先生、諱啓、字子明、通稱修理、姓平氏、其先出自



人謂秦西學威
故久疾子耕秦西學行
九月之役殺御將見資夫秦
之害卷德
九月之役殺
堪也道遷壁見愛也難
管始武開此莫同而招義
與執事以莫同而招義
郎
白木送堂正殿敬坐並頭

高望王、桓武帝
皇子、葛原親王
之孫、賜姓平氏

象山、在信濃松
代

高望王居安房佐久閒莊、因氏焉。元龜天正閒、玄蕃允盛政、以武著。元祿中、有備中守諱某者、受封信濃飯田、尋遷長沼城、坐事國除。子孫仕松代真田侯。祖諱國正、稱彥右衛門、考諱國善、稱一學。先生爲人雋異、眼光四射、望而知其爲偉丈夫。其學主經濟有用、然緒餘溢爲詞藻、爲書畫、莫不逸品。曾讀易象山之麓。故自號以象山。壯歲遊江戶、入昌平饗從一齋佐藤氏、質其說。學已通、旁修洋書、尤好兵法大略。就江川英龍于伊豆垂山、受泰西砲術。著砲卦一篇、以擬易象、闢發其祕蘊。謂國家昌平二百餘年、士皆不知

英龍、通稱太郎
左衛門、世爲圭
山邑宰

癸丑嘉永六年
甲寅安政元年
象山送松陰詩

部署分部署使各效職

之子有靈骨久厭鼈羣振衣萬里道心事未語人雖則未語人村度或有因送行出郭門孤鶴橫秋旻環海何茫茫五洲自爲鄰周流究形勢一見超百聞知者貴投機歸來須及辰不立非常功身後誰能賓

野四方名士爭就論時務而長藩士吉田義卿尤悅其說將躬探海外動靜告別先生事覺下獄辭連先生坐之獲罪幽囚數年會朝議以國是諮詢幕府及諸藩藩主命先生草意見既而幕府免其罪以將軍家茂公旨召先生於京師將行衆交危其行先生慨然曰諸子愛吾乎抑愛國家乎苟愛國家何爲沮吾行衆泣然而別是歲七月先生遂遭刺客於京師卒年五十有四嗚呼先生一介士夫而以身繫乎天下之安危公論譖議指陳利弊無所忌憚世方唱鎖港攘夷而先生獨說開國交通終以此買奇禍痛

外事異時海警俄起孰能審彼我形勢者於是益講蘭學著皇國同文鑑增訂和蘭語彙二編藩主幸貫君任幕府閣老專掌防海事務先生獻策進鎔解銅佛梵鐘鑄造大小銃砲之說嘉永癸丑米使來浦賀乞互市幕議依違物論洶洶先生又條陳十策併建白造戰艦之議安政甲寅米使再來申前請幕府將開港於下田先生曰彼地天險不便策應不若開橫濱之爲便也幕府遂延見米使於橫濱令松代小倉兵指揮有法外人嗟歎而去當是時先生聲望動朝二藩護衛其沿岸先生與藩老望月貫恕俱部署其

庚寅明治二十
三年也。

羽倉簡堂名用
九字士乾仕幕
府爲代官
默霖俗姓都
宮氏名雄綱安
藝人慷慨有氣
節縉交志士明
治三十年寂



象山先生嘗識先生於羽倉簡堂
翁所。翁殊奇先生常延接聽其議論。余年二十

四五時參其座。有僧默霖者作詩贈翁。有云大兒佐久閒、小兒重野。余之謙劣雖不敢肩隨先生而同游。久聞先生之議論文章、赫赫在人耳目。今不復費喋喋特揭其大者。先生自贊語云。余年二十以後、則知匹夫有繫乎一國。三十以後、則知有繫乎天下。四十以後、則知有繫乎五世界。此可以概先生矣。

於耆宿之門、投合亦非一日也。故不辭其請、略敍梗概如此。先生之議論文章、赫赫在人耳目。今不復費喋喋特揭其大者。先生自贊語云。余年二十以後、則知匹夫有繫乎一國。三十以後、則知有繫乎天下。四十以後、則知有繫乎五世界。此可以概先生矣。

(一) 經濟 詞藻 逸品 闢發 祕蘊 依違 謙劣 公論譏議 (二) 淘淘 赫赫 喋喋 慨然 泣然 (三) 不敢肩隨先生
敢不奉命

題那波利翁像

平生欽慕波利翁。

佐久閒 啓

守株、謂固守舊
習、韓非子宋人
有耕田者、田中
有株、兔走觸株、
折頸而死、因釋
其耒而守株、冀
復得兔、兔不可
得、而身爲宋國
笑。

邇來杜門讀遺傳。忽然不知年歲窮。
撫劍仰天空慨憤。世人那得察吾衷。
如今邊警日復月。戰船來去海西東。
外蕃學藝老且巧。我獨遊戲等孩童。
守株未知師他長。矮舟誰能操元戎。
嗟君原是一書生。苦學遂能長明聰。
一朝照破當時蔽。革蔽除害民情從。
旌旗所向如靡草。威信普加歐羅中。
元主西征不足道。豐公北伐何得同。
人生得意多失意。大雪翻手朔北風。

帝王事業雖未終。
世人之心竅小於豆。
自奮能成遠大計。
安得起君九原下。
終卷五洲歸皇朝。

收爲我將應有庸。
離離寧知英雄胸。
自屈難樹廓清功。
同謀戮力駟奸兇。
皇朝永爲五洲宗。

閣龍傳

安積信

閣龍意太里亞部中燕弩亞人也。性敏慧有大志。嗜
航海之術。歷遊諸州。凡瀛海港嶼嶼暗礁淺沙。船
舶所通。鯨鰐所窟。莫不諳悉焉。時人爲之語曰。閣龍
海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閣龍不以此自多。益精究
思。

其術廢寢與食。每言、茫茫堪輿、其際不可測。然極東諸州之域、今已開創殆盡。但極西未聞有國土也。吾將泛一葦於西溟、檢出千古未闢之邦。其志氣之壯如此。然家徒四壁、不能裝大舶。嘗詣本州官廳說之。家徒四壁、謂家貧無一物。唯四壁立耳。

飲音士助也。
開帆俗所謂出帆也。

是時、西洋諸國主以拓疆得地爲要。故姦狡邀奇貨者、動輒獻航海之策。國主深懲其荒唐、弗聽。閣龍乃至葡萄牙請之、亦不允。轉而入伊斯巴泥亞說之。王妃智而慈憫、其篤志、賜一萬六千金、佽助之。乃以明應二年開帆、針路西指、已行三十四日、四顧茫茫、惟天與水。不見一點黑痣。舟人意大沮、皆罵閣龍曰、自

今三日不得一邦土、當沈汝於海、委鯀鰐、以漏憤耳。閣龍神色怡然、令屬吏上檣竿、且戒之曰、汝見有邦土、須發大聲矣。既檣上絕叫、衆抃舞歡聲如雷、環閣龍而拜。亟造其地、果得一大國。乃北亞墨加利洲也。嗣後西洋人艷其奇功、爭抵。是邦者歲益多。於是、南北亞墨利加大抵爲西人所占據、而幾乎七竅皆鑿矣。閣龍既復命、王妃喜甚、擢爲亞墨利加總管。閣龍雖能闢其域、而未通物情。叛亂尋起。國王遣別將治之、還閣龍於本州。寵遇如故。後又抵亞墨利加、開墾曠土、遷民成聚落、審其物產而還。時王妃卒。閣龍感

七竅皆鑿語出莊子應帝王篇
七竅謂耳目鼻口七孔此借喻開拓占據無餘

媚、音買、忌嫉也。

知己之恩、悲不自勝。未幾、發病而死。年六十一。實西
洋紀元一千五百六年、皇朝永正三年也。閣龍既建、
蓋世之勳。國人多媚之。有一客、謂閣龍曰、子檢出新
邦、亦僥倖耳。何足道乎。閣龍曰、然。子請試卓雞卵於
几。客曰、不能。也。閣龍乃取卵、挫其尖卓之几。客曰、如
此則我亦能之。閣龍笑曰、然。但世人不注意於此。故
不能爾。儻能注意、何難之有。若吾檢出亞墨利加、何
以異於此哉。

(一)瀛海港奧、鯨鰐所窟、不以此自多。堪輿一輩家
徒四壁、荒唐黑痣、神色怡然。開墾(二)邀徼、求要、

索覓

山田長正傳

刪修一

齋藤正謙

暹羅國、在南天竺。周廻萬里、物豐人繁、號爲善國。而
我山田長正霸於此。云長正字仁左衛門、或曰伊勢
祠官之隸、或曰尾張人。自稱織田右府之孫。少而確
落、有大志。不事商販作業。好談兵、雄傑自喜。流落寓
於駿府。元和初、天下始定。士之求仕者、皆干侯伯。長
正弗屑曰、此閒無立功名處。唯游海外、或可以展吾
志耳。時下海無禁。府有經商二人。曰瀧、曰太田。將航
海、回易臺灣、艤舟於大阪。長正請附乘之。二人弗許。
經商、行商也。今所謂貿易商也。

六昆，在今馬來半島中部。

長正乃先到大阪，求二人之舟，入而匿焉。既而二人至，揚帆而發。長正乃從艙閒出，申前請。二人大驚，不能如之何。許之。既到臺灣，商事畢，將俱還。長正曰：某在鄉國，殆不能自存。姑欲留此土，覓喫飯處。二人方患長正之狂心私喜，委而去之。方此之時，支那姦民稱日本甲螺誘我邦邊民，占據臺地。長正通覽地方，蕞爾一島，且已有主，不可有爲也。又附蠻舶，西游暹羅。會邦內騷亂，四鄰交侵，而六昆最强。暹羅國主出師禦之。長正見其行軍無紀律，私言其必敗。既而果然。人或傳其語，聞於國主。國主奇之，召見長正，詢方略。長正指畫陳策，鑿鑿可用。國主大喜，擢長正爲上將軍，往禦六昆。時本邦人流寓暹羅者衆，長政糾合數百人，雜以土兵，亡慮萬餘人，皆爲日本裝聲言。日

山田長政立軍艦



本援兵大至。六昆軍沮。因縱兵奮擊、破之。六昆王憤甚、傾國來寇。兵數十萬。長正曰、敵衆強盛。難與爭鋒。唯以謀撓之。破之易易耳。乃分軍爲三、一伏山陰、一艦海澨。長正親率其一、出於海陸之間、進挑戰。兵既交、佯敗走。六昆兵追之、將及。號砲俄發、海陸二軍、呐喊齊進、火鎗亂發。長正視機反之、衷敵軍前後擊之。大破六昆兵、殺數萬人。遂追北、長驅入其都、擒六昆王以歸。威震遠近。四鄰爭送款於暹羅。於是國主大賞。長正妻以其女、封六昆及匹皮留之地。號曰唵普良。唵普良、蓋諸侯王之謂也。

山田長正傳 刪修二

久之、國主年既高、頗倦勤、使長正攝行國事。於是、唵普良之名、噪於印度諸國。而本邦地隔遠、未聞知也。數歲、瀧太田復回易海外、行到暹羅。既入其界、迓勞之使沓至、相迎入館。少焉有吏來戒、王召見二人。二人初不知其故、心頗疑懼。且從吏入見。王冠服在交椅上。金珠粲目、儀衛甚盛。二人俯伏膝行、不敢仰視。及退就館、飲食供御、如待貴客者。意益不安。既夜復有更傳呼至。曰、王來。二人驚出迎。王便服入坐、笑拍二人之肩。曰、故人無恙。二人愕眙仰視、乃長正也。長

詩小雅維桑梓
梓必恭敬止言
桑梓父母所植
故加恭敬也因
爲故鄉之義

正自備說其發跡之由。二人叩頭謝曰、鄙人愚曇、嘗相從於塵埃中、無禮獲罪多矣。不意大王能自致於寥廓之上也。長正曰、予之有今日、實由二子之賜。抑人有德於我、可不報哉。既罷、厚賜遣之。本邦商旅聞之、多游暹羅。長正皆善遇之。長正雖富貴、而常懷柔梓、不置。每臨戰、遙禱於駿府淺閒之神、軍輒勝。至是、命工摹繪當時戰鬪之狀、爲扁、附商舶獻於淺閒廟、以報賽焉。又屢牒執政、納方物於大府、不失恭順之意。頃之國主殂、世子代立。長正退就封。先是、國主之妃、與其近臣姦亂、謀除國主。畏長正而不發。及長正

去、遂弑之。長正聞之、則謀興兵討之。二姦大懼、募人潛往毒之。長正死時、寬永十年也。長正無子。有一女、名阿因。勇武有父風。親將其衆、欲復父讐。屢敗暹羅之兵。通國震恐、盡發屬國之兵來戰。衆寡不敵。阿因遂敗亡。其下逃歸於本邦。長正之弟某在江戶。聞長正獲志、欲往從之。適有人傳長正死、乃止。

(一) 蔡爾 紀律 方略 紛合 呐喊 攝行 昏至 便服 懈怠 (二) 磬落 嵩落 占據 占領 流寓 寄寓 傾國 傾城 送款 通款 膝行 匍匐 通國 舉國

元曾先之撰、鈔
節史記、漢書以
下十八史成是
書、故名、
四子、諸樊、餘蔡、
餘昧、季札、
諸侯使大夫問
於諸侯曰聘、

員音云、

郢楚都、今湖北
荊州府江陵縣、

而汝也、

夫椒山、在今江
蘇省蘇州府西
南太湖南中、

會稽山、在紹興
府東南、
仰瞻仰頭而嘗
膽也、
材棺木、知吳必
亡、欲以爲棺材
也、左傳、材也下、
有吳其亡乎句、
鴟夷馬革囊也、
生聚言生民聚
財也、
幘冒、面衣也、以
帛爲之、方尺二
寸、四角有繫於
後結之、

受越賂、說夫差赦越、句踐反國、懸膽於坐、臥卽仰瞻
嘗之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舉國政屬大夫種、而與范
蠡治兵事謀吳。太宰嚭譖子胥、恥謀不用、怨望夫差
乃賜子胥屬鏤之劍。子胥告其家人曰、必樹吾墓檻。
檻可材也。抉吾目懸東門、以觀越兵之滅。吳乃自剄。
夫差取其尸、盛以鴟夷、投之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
命曰胥山。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周元王四年、越伐
吳。吳三戰三北。夫差上姑蘇、亦請成於越。范蠡不可。
夫差曰、吾無以見子胥。爲幘冒、乃死。越既滅、吳。范蠡
去之、遺大夫種書曰、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

子幼曰季札。札賢、欲使三子相繼立、以及札。札義不可。封延陵。號曰延陵季子。聘上國、過徐。徐君愛其寶、於諸侯曰聘。劍季子心知之。使還、徐君已沒。遂解劍懸其墓而去。壽夢後四君而至闔廬。舉伍員謀國事。員字子胥、楚人伍奢之子。奢誅而奔吳、以吳兵入郢。吳伐越、闔廬傷而死。子夫差立子胥復事之。夫差志復讐、朝夕臥薪中、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邪。周敬王二十六年、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句踐以餘兵、棲會稽山、請身爲臣、妻爲妾。子胥言不可。太宰伯嚭

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或讒種且作亂。賜劖死。范蠡裝其輕寶珠玉。與私從乘舟江湖。舟行水曰浮。

陶今山東省定陶縣。猗氏音字牝也。猗氏今山西省蒲州府猗氏縣。

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喟然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閒行止於陶。自謂陶朱公。貲累鉅萬。

魯人猗頓往問術焉。蠡曰。畜五犧乃大畜牛羊於猗

氏十年閒富擬王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猗頓。

(一)解劖懸墓復讎會稽之恥。鷗夷子皮。布衣之極。

(二)朝夕臥薪中臥薪仰瞻嘗之。嘗瞻陶朱猗頓。陶猗

蘇臺姑蘇臺也。

蘇臺覽古

李

白

舊苑荒臺楊柳新。

菱歌清唱不勝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

曾照吳王宮裏人。

越中懷古

李

白

越王句踐破吳歸。

義士還家盡錦衣。

宮女如花滿春殿。

只今惟有鷗鵝飛。

齊威王用賢

十八史略

齊威王立初不治。諸侯皆來伐。八年楚大發兵加齊。

齊使淳于髡請救于趙。齊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臣見道傍有禳田者。操

禳爲田除禍也。

甌宴高田汙邪、
低田也。言高下
皆熟滿載而歸
也。宴音樓。
二十四兩曰鑑。

穰穰豐貌。
辟同闢。

一豚蹄酒一壺。祝曰：甌宴滿筭、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王乃
益黃金千鑑、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乃行。時齊國幾
不振。王乃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
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
方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
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
不辟、人民貧餒。趙攻郵、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
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與嘗譽
者。羣臣聳懼、莫敢飾詐。齊大治。諸侯不敢復致兵威。

田同畋

盼同盼

燕趙之人畏齊
侵伐、故祭以求
福。

王與魏惠王會于郊。惠王曰：齊有寶乎？王曰：無有。
惠王曰：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
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
者。使守南城。楚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有
盼子者。使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
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有種首者。使備
盜賊。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徒十二乘哉。
惠王有慙色。

(一) 甌宴滿筭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二) 徑寸ノ珠、
車ノ前後各十二乘ヲ照スモノ十枚アリ。十六字。

遂成豎子之名

十八史略

魏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爲將以救韓。魏將龐涓嘗與孫臏同學兵法。涓爲魏將軍。自以所能不及。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齊使至魏。竊載以歸。至是。臏爲齊軍師。直走魏都。涓去韓而歸。臏使齊軍入魏地者。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倍日并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暮見火。舉而發。而旁多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暮見火。舉而發。

阻險也。

研木。研音灼。刀
研也。

臏殮鯨倍陪狹挾豎豎

豫讓國士

十八史略

涓果夜至研木下。見白晝。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大破魏師。虜太子申。

鄂。諤同。審也。
簡冊也。
識音志記也。

晉陽屬太原

繭絲謂浚民之膏血如抽繭之緒不盡則不已。保障謂厚民之生如築堡以自障也。

高二尺爲一版，三版卽六尺也。

鼈同

鰐蛙同

深也

匕首短劍也

廁音史闔也

飲器酒器也，每賓客設之示恨

質音桎身也

舍釋也

厲同癩

晉趙氏世稱趙孟

爲報讎反委質於知伯。知伯死子獨何爲報仇之深也。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知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義士也舍之謹避而已。讓漆身爲厲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不可既委質爲臣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爲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馬驚索之得讓遂殺之。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

人報之、知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沈竈產畫漆身爲厲吞炭爲啞。

狗說

賴襄

繡音秀、刺繡也。
腳音擲、躅音直。
彘音滯、豕也。
狗之爲畜、善記其主。主之畜狗、食不必梁肉、衣不必文繡。時投與骨、置之門牆之外、使守夜而已。而主來自外、則搖尾迎之。雖昏黑、未嘗失也。他人、或牽而去、遠數十里、咷以美肉。而狗悲號躑躅、不自安焉。自求其道而歸、望其舊主之門、則喜躍而入。嗚呼、人之不知義者、謂之狗彘、以相罵辱也。夫朝飽新田氏之祿、而暮候足利氏之幕者、使狗聞知之、肯食其餘邪。或

者較其主之恩曰、彼衆人遇我。此國士遇我。我報各視之爾。然如狗則未嘗曰、彼衆狗遇我。此國狗遇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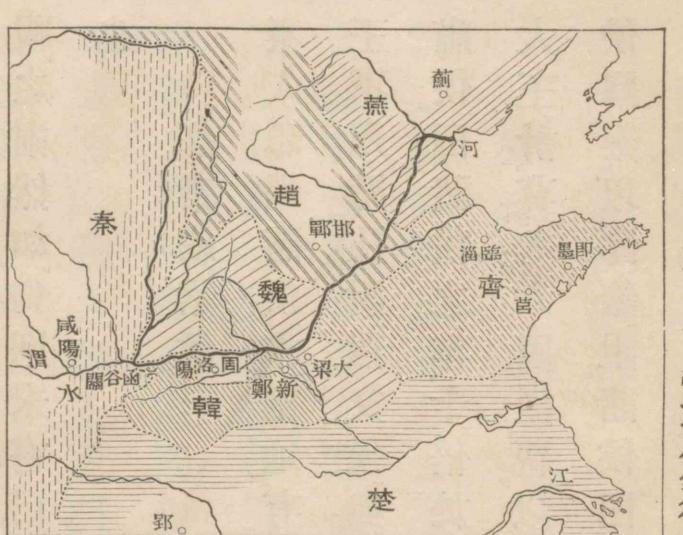
蘇秦約諸侯

十八 史略

秦人恐渴諸侯、求割地。有洛陽人蘇秦者、游說秦惠王、不用。乃往說燕文侯、與趙從親。燕資之以至趙。說肅侯曰、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并力西向、秦必破矣。爲大王計、莫若六國從親、以擯秦。肅侯乃資之、以約諸侯。蘇秦以鄙諺說諸侯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於是六國從合。蘇秦者、師鬼谷先生。初出游、困而歸、妻不

資給路費也。

六國齊楚韓趙
魏燕
雞口牛後、喻寧
爲小國之君、無
爲大國之臣。



季子秦字。

下機嫂不爲炊。至是爲從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
車騎輜重，擬於王者。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也。

貧郭近城之地。

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既定從約歸趙肅侯，封爲武安君。

(一)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二)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文選

張謂字正言，唐天寶進士。

題長安主人壁
張謂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

格言一則

論語

飯食之也。疏食蠶飯也食。音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篇

燕昭王招賢者

十八史略

燕易王噲立十年，以國讓其相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大亂，齊伐燕，取之，醢子之，而殺噲。燕人立太子平爲君。是爲昭王。弔死問生，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買死馬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

涓人主潔清酒掃之事，蓋王之親近左右也。

諸侯居喪自稱曰孤。

顧反也。

臨淄齊都也。

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爲亞卿，任國政。已而使毅伐齊，入臨淄。齊王出走。毅乘勝，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昭王卒，惠王立。惠王爲太子，已不快於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毅與新王有隙，不敢歸。以伐齊爲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果疑毅，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奔趙。田單遂得破燕，復齊城。南面，涓人買死馬骨五百金，先從隗始，反間。

靜古館記

林長孺

佐嘉穀堂古賀先生，新築館於其鄉金毘羅山，名之。

古賀靈字溥卿、
號穀堂。佐賀藩
儒臣。天保七年
卒。年五十九。
宋唐庚詩山靜
似太古。日長如
小年。

宋劉克莊詩簾
外蒼榕六月秋。

曰靜古。蓋取山靜如太古之句也。頃使其鄉人永山
德夫命長孺爲之記。而長孺未嘗履其地。奚能得而
記之哉。雖然先生既名之以靜古。則其山之勝景。可
想而得焉也。因問德夫曰。山有花乎。曰。有焉。有竹乎。
曰。有焉。有溪乎。曰。有焉。苟有花。則二三月之候。風香
雨紅乎。曰。然。苟有竹。則流翠欲滴。清涼可掬。所謂六
月秋者乎。曰。然。苟有溪。則水落石出。苔碧沙明。扁舟
繫灣。小橋截綠。雪於奇而月於勝乎。曰。然。人之住此
山者幾多。曰。無幾也。徑此山而往來者幾多。曰。無幾
也。然則鳥啼雲繞。泉響磬答。而伐木丁丁。聞乎數里。
所以語余者。爲記質之先生。

(一) 風香雨紅 苔碧沙明 鳥啼雲繞 泉響磬答 (二) 雪於
奇而月於勝乎 室於怒市於色

觀曳布瀑遊摩耶山記 齋藤正謙

二十二日將從兵庫還大阪。早發謁生田社。社樹鬱

天保四年九月。

蒼使人肅然遂欲觀曳布瀑右轉上砂山崎嶇十餘町攀一邱得茶店呼爲望瀑臺瀑當其前壁頂瀉下如匹練掣曳此其所以得名但邱上平臨不甚奇觀乃躡巖角降就瀑底仰觀壁面有石突出瀑下垂至石輒怒駭珠驚玉餘沫霏散漲空而下如驟雨至衣巾盡濕呼快者久之乃反從阪半右折又有瀑比前者稍小土人呼爲雌瀑而以前者爲雄此瀑已見伊勢物語平治物語等書其爲名勝久矣左轉一里取路青谷上摩耶山崖樹紅黃相間稜疊可愛然路甚險一步一喘纔及山門門內尤峻石磴掠面而起

數百級僧坊夾磴皆砌石爲基高數十仞層疊向上儼如城郭進至絕巔佛殿宏壯榜曰忉利天上寺俯瞰連日所經歷皆在履下海灣一碧諸州之山圍繞其外至紀阿之際兩閒不相合如大環缺從缺而望鵬程萬里杳渺無際出門就正路盤折而下呼爲七曲太平記所載赤松圓心敗六波羅軍處行樹多猴羣羣掛枝見人驚叫而去半里至上野路漸夷經西宮尼崎而還顧望摩耶山宛然在雲表步步惜別山亦搖光馳碧送至大阪乃止

(一)如匹練掣曳如驟雨至儼如城郭如大環缺(二)瀉瀉鵬程萬里也說見莊子程道里也鵬程謂其極廣遠

俯視曰瞰

缺一玦 摩一磨

遊箕面山遂入京記

齊藤正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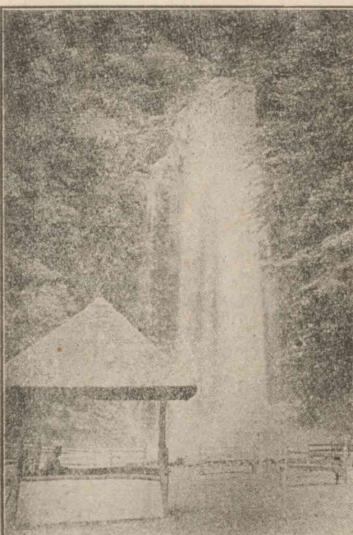
箕面山在攝津
豐島郡、
決音涉周匝也、
謂自甲至癸周
匝十日也、

余在攝既決旬、遂將入京。久聞箕面之勝冠於畿甸。

謀迂路過觀。二十七日
箕下午發大阪、東北渡長

面柄川行五里、至山下盤

瀑布、迴而上、則淨境別開、清



閒竹經松緯、一往幽折、心甚樂之。但日昏黑、寺門閉矣。投宿門前茶店。背卽溪、終夜有聲。琅然到枕。明日

溪奔駛、紅欄橋架焉。此

夏大也。

門開至觀音堂。稍前、左右有燈。左爲行者堂、右爲辨天宮。竝宏麗。合名之曰瀧安寺。滿山皆楓、爛然飽霜、色如渥丹、綺錯。水巖之閒、時有墜錦點波、杳然流去。談者多言其勝在高雄之上。意然出後門、沿徑而行。楓盡松來、水窮石出。有巨巖竦峙、大如夏屋。曰唐人戾戾之爲言、反也。相傳昔有外國人來遊至此、畏險掛絕壁。長可二百尺。瀆珠飛空、跳擲而下、至潭底、復逆上、輒轟然雷動。有一佛堂、面瀑布。登觀焉。凜然魄悸、不能久留而去。聞近畿瀑布、以那智爲第一。此瀑布亞

蛇音夷委蛇謂委曲也。

之想當然。且此瀑直下略不遲回。比之曳布瀑曲折而下者。其勝各異。曲者委蛇著態。小品之文也。直者奔放駕勢。大篇之文也。或謂文貴曲而賤直。非通論也。余觀二瀑而知文有大小之別矣。自堂右躡磴而上。出瀑頂。頂凹蓄碧方丈。上流灌注底深不測。蓋瀑之源也。從後門至此。凡十八町。又一里許至勝尾寺中堂。安觀音大士爲西國三十三所之一。出前門下坂五十町。至郡山。遂北上入京。數日往遊高雄及東福寺。兩地之楓冠於都下。號稱勝區。然余終不能忘箕面之勝矣。

東福寺在洛東

(一)竹經松緯 涼丹 墜錦 端峙 鞍轔 勝區 (二)肅然環

然爛然杳然轟然凜然

採蕈記

土屋弘

積雨始霽。爽氣可體。余便思採蕈之遊。飄然出廓。數里入山。松林森鬱。翠色欲滴。而苔徑飽雨。時聞微香。余欣然以爲松蕈在近。偶有樵叟。手籃而來。亦採蕈者。余先進。排蒙茸而行。左右注視。一步一顧。探索移時。未有一獲。脚疲意倦。就松下憩。少焉。叟緩步而至。蕈已盈籃。有如張蓋者。有如戴笠者。有如繭栗者。大蒙茸草亂生也。茸音鐘。生如繭如栗。牛角始繭栗謂。

意謂若後于人恐不能獲故先叟而行心忙足躁終無所獲叟俯不答仰而大笑蓋有諷意記以存之丙戌十月。

苔徑飽雨楓葉飽霜以爲謂聞微香聞瀑聲

杜牧字牧之號

樊川唐京兆萬年人大中六年卒年五十所著有樊川詩文集草場韓字棟芳號佩川佐賀人慶應三年卒年八十一羊腸喻阪路屈曲險峻

山行

杜牧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山行示同志

草場韓

路入羊腸滑石苔風從鞋底掃雲廻

登山恰似書生業

一步步高光景開

毛遂使楚

十八史略

邯鄲今直隸省廣平府邯鄲縣平原君名勝趙諸公子封平原縣穎當作穎錐柄也謂併柄俱脫出也歷階登階不聚足也兩言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此爲兩言胡何也而汝也

秦攻趙邯鄲平原君求救於楚擇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士處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門下三年未有聞遂曰使遂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乃以備數十九人目笑之至楚定從不決毛遂按劍歷階升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君言汝何爲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叱遂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

先人指頃襄王、
謂頃襄王爲白
起所破、亡走陳、

凡盟、天子牛馬、
諸侯犬豕、大夫
以下用雞、今總
盟故并用之、

碌碌一本作錄
錄隨從之貌、

九鼎夏禹王所
鑄傳國之寶也、
大呂周廟大鐘、

遂之手以楚之強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而舉鄖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合從爲楚非爲趙也。王曰、唯唯誠如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捧銅盤跪進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定從歸曰、毛先生一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以遂爲上客。楚遂將春申君救趙。

士處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

事者也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范睢相秦

十八史略

有魏人范睢者嘗從須賈使齊。齊王聞其辯口乃賜之金及牛酒。賈疑睢以國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齊。魏齊怒笞擊睢折脣拉齒。睢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醉客更溺之。以懲後。睢告守者得出更姓名曰張祿。秦使者王稽至魏。潛載與歸薦于昭襄王。以爲客卿。教以遠交近攻之策。時穰侯魏冉用事。睢說王廢之。而代爲丞相。號應侯。魏使須賈聘秦。睢敝衣閒步往見之。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曰。范叔一寒

脅肋也、
拉摧也、

一猶俗言一向
寒貧也、

綿、厚繪雜用舊
絮者爲袍、

如此哉。取一綿袍贈之。遂爲賈御至相府。曰、我爲君先入通于相君。賈見其久不出、問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睢坐責讓之。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綿袍戀戀尙有故人之意爾。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置莝豆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賈歸告魏齊。魏齊出走而死。睢既得志于秦、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王既用睢策、歲加兵三晉、斬首數萬。周赧王恐、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攻周。赧王入秦、頓首請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周亡。

- (一) 遠交近攻 繼袍戀戀 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
(二) 一寒一空一戰一遊 馬食牛飲馬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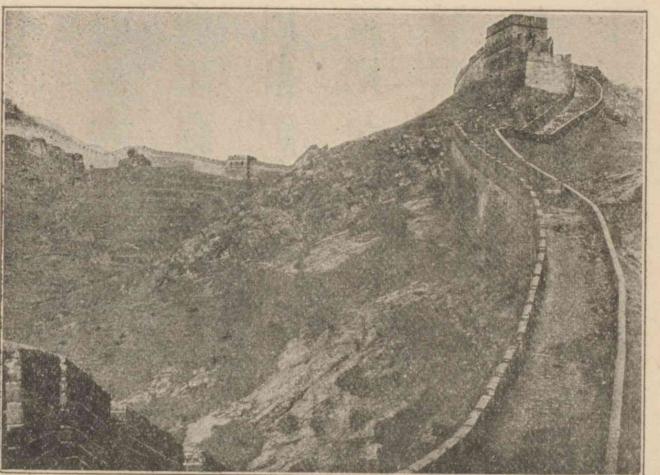
秦統一天下

十八 史略

秦王政滅六國、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制曰、死而以行爲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後、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鐘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丞相王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

石百二十斤也。

廷尉官掌刑獄



議。廷尉李斯曰、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衆。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萬里賦稅、賞賜之甚足易制。長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城、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

守郡守爲天子

守土治民者也、
尉、丞尉掌佐守
者也、監御史監
郡者也、錄圖書如後世
識緯之書。

阿山曲也、房旁
也、

闕表異南山巔、
以爲門闕、
複重也、

始皇巡北邊。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始皇又以爲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天下謂之阿房宮。

(一)皇帝 制 詔 賦 陞下 (二)郡縣 封建

焚書坑儒

十八 史 略

秦燒書燒天下
之人所藏之書
耳其博士官所
藏則故在項羽
燒秦宮室始并
博士所藏者焚
之此所以後之
學者答蕭何不
能於收秦圖書
之日併收之也
雜燒言無所分
別雜燒之也

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竝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

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

黔首入則心非出則巷議棄市廉問剛戾自用以

衡石量書

章碣唐詩人登乾符進士第

祖始也。龍君象。
祖龍秦始皇也。

竹帛烟消帝業虛。

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冷山東亂。

劉項元來不讀書。

汪遼唐詩人。一說以此詩爲權德輿作。

勢字一本作色。

長城

汪

遼

秦築長城比鐵牢。

蕃戎不敢逼臨洮。

焉知萬里連雲勢。

不及堯階三尺高。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十八史略

陽城人陳勝、字涉。少與人傭畊。輒畊之隴上。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畊何富貴也。勝大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至是與吳廣起兵于鄼。時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爲屯長。會大雨道

斬音其縣名。

閭左所在閭里以富強爲右貧弱爲左。秦徭役煩多富強者竝役盡故復取貧者屯猶營寧安也。謁今之名刺上調上其名刺而見也。武姓臣名長吏郡縣官長武姓名。

不通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稱大楚。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大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謁。勝大喜。自立爲王。號張楚。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勝。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使徇趙地。武臣至趙。自立爲趙王。

(一)苟富貴無相忘。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二)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男兒不學則已。

學則爲鴻儒。

韓信拜大將

十八史略

淮陰縣名今江蘇省淮安府以水擊絮曰漂王孫猶言公子也尊稱之也屠中屠肆中也死猶殺也

治粟都尉官名掌治藏穀卽司農卿也漢中府南鄭縣今陝西省漢中府南鄭縣

初淮陰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胯下信熟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怯項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項羽不用亡歸漢爲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謳歌思歸多道亡信度何已數言王不用卽亡去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謁王罵曰

若亡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關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卽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將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場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王遂用信計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信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王章邯邯敗死塞王司馬築土爲壇除土爲場祭告天地尊其命也

欣翟王董翳皆降。

(一)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胯下。如失左右手。國士無雙。
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二)俛蒲伏匍匐

高祖評三傑

十八史略

利下補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一
句讀。
微通也。猶列也。
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微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掠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我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

(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戰必勝、攻必取。(二)餉糧禽擒。
我禽也。羣臣悅服。

餉糧禽擒。

大風歌

漢高祖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多多益辦

十八史略

漢高祖有天下、還沛置酒、宴酣、自擊筑歌之。大風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猛士共守之。

高祖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阨
孺子耳。帝問陳平。平危之曰、古有巡守會諸侯。陛下
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因禽之。一力士之事耳。
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至陳。信上謁。命武士
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
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繫
以歸。赦爲淮陰侯。上嘗從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
帝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於
君如何。曰、臣多多益辦。帝笑曰、多多益辦。何以爲我。
禽。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禽。

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帝
自將擊之。韓信舍人弟上變。告信陰與豨謀。呂后與
蕭何謀。詐稱豨已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
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爲兒女子所詐。遂夷三
族。

(一)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二) 孺子
豎子。多多益辦。多多益善。夷三族。族誅。

文帝之治

十八 史 略

文帝三年。張釋之爲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一人橋下
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
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

清道禁止行人
出稱警入言蹕
也漢律蹕先至
而犯者罰金四
兩

共供同共承敬
事也
高帝墓曰長陵
不忍斥言毀撤
山陵故以取土
爲喻

之曰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
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上
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得下廷
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致
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
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何
以加其法乎帝許之後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
軍周亞父屯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以下騎送
迎已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

節以施牛尾爲
之凡以王命往
來必持節以爲
信

按轡按止輿繩
使不得馳也

弋黑也綿厚繒
也
吳王高帝兄仲
之子名濞
賜几杖爲其老
不能朝故賜之
以優老愧其心
也凡案屬所以
憑手

日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持節詔將
軍亞父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
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
曰嗟乎此眞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帝在
位二十三年賜田租除肉刑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
所增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中人十
地示朴爲天下先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
錢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以德化民當時公卿大夫
家之產也何以臺爲身衣弋綿所幸慎夫人衣不曳
也

風流篤厚恥言人過上下成俗是以海內安寧家給
也

風度溫雅不淺
露者曰風流

人足後世莫能及

(一)廷尉天下之平也 取長陵一坯土 噫乎此真將軍矣
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 除肉刑 (二)屯細柳 柳營 軍
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 軍中之事不聞君命 六韜

蘇武守節

十八史略

單于使使來獻
帝嘉其義遣蘇
武答其善意
武帝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
使漢降人衛律誘以富貴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言後
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
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律白單于乃幽武置大
窖中絕不飲食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
咽吞也

羝牡羊也乳孕
也去春通藏之也
讒詐也
典屬國本秦官
漢因之主蠻夷
屬國
奴以爲神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
歸武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臥起持漢節節旄盡落
武素善李陵及陵降匈奴亦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
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
恨不肯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昭帝始元六年漢使
者至匈奴求武等匈奴詭言武已死漢使知之言天
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不
能隱乃遣武還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
鬚髮盡白拜爲典屬國

(一)羝乳乃得歸 節旄盡落 人生如朝露 臣事君猶子

事父也 (二) 得雁足有帛書 || 雁帛 || 雁書

蘇武

李

白

李陵別蘇武詩
曰：携手上河梁，
游子暮何之。云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
空傳一書札。

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
渴飲月窟水。

北愴河梁別。飢餐天上雪。
泣把李陵衣。

東還沙塞遠。

相看淚成血。

故事雜抄

十八史略

劉秀後漢光武
帝名

垂功名於竹帛。南陽鄧禹、杖策追劉秀及於鄴。秀
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
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

耳。更始常才。帝王大業。非所任。明公莫如。延攬英雄、
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
秀大悅。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古昔書契多編
以竹簡或用繹
帛爲之。故曰竹
帛。不足定言極易
定也。天地有覆載之
德。故謂天爲蓋。
謂地爲輿。

猶赤子慕慈母。劉秀引兵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
鄧禹曰。天下郡縣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不足定
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散亂。人思明君。猶赤子慕慈母。
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也。下。故有此號。

大樹將軍。劉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謂

推赤心置人腹中。蕭王劉秀擊銅馬，諸賊悉破降。之諸將未信降者，降者亦不自安。王敕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案行諸部。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乎？」

遼東豕漁陽太守彭寵發突騎轉糧不絕。自負其功，意望甚高，不能滿幽州牧朱浮與書曰：「遼東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遇羣豕皆白。以子之功論於朝廷，遼東豕也。」

隴、隗囂所據蜀公孫述所據

將軍岑彭伐蜀

論公德一

土屋弘

人人相聚成羣，各保其生。名之曰社會。吾人處此社會，有當行之道，與當守之德。稱之曰公德。當守之德者何？曰：重他人生命財產名譽。所謂己所不欲勿施諸人者是也。當行之道者何？曰：對他人務博愛公益。禮儀所謂己所欲宜施諸人者是也。今就此六綱論述之。

一曰重生命。凡物之可貴，莫若生命。故義戰及誅罪惡，禦暴行。除此三者，則決不得戕人。然而今人動有

乘怒殺傷人者。又有病者傳播其毒。是皆不重他人之生命也。其可最戒者。誤認忠義。敢行暗戮。是也。蓋謂爲國家除姦賊。世人亦以爲出於憂國之衷情。稱揚之。何弗思之甚也。夫際國家蒙昧。奸臣弄國柄。害忠良。欲除之而無其道。於是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掃國蠹。是出於不獲已也。今則不然。世運大開。政刑嚴明。而蹂躪國家法律。破壞社會公德。是兇暴之甚者。又有知識狹隘。視外人如蛇蝎。遂加殘逆者。可謂陋矣。

二曰、重財產。吾人勞心力。興財產。因法律保護。以享

有之。不使人侵。亦不侵人。如其互貸借。借者宜堅守契約。是對他人財產。當守之公德也。又宜尊重社會公共事物。是對社會公共事物。當守之公德也。不重此公德者。安可望其身之榮達哉。

三曰、重名譽。名譽者。人人所最重。至士君子。則其重之。勝於生命。財產我邦所謂武士道者。要保此名譽而已。故諺曰。人是一代名。則萬世。夫人人推此重名譽之心。及之他人。不毀損其名譽。是即對社會之公德也。如夫誣告誹謗。是不重他人名譽者。故君子揄揚人之善。而不摘發人之惡。蓋以其善惡邪正不可

遽判定之也。

論公德二

土屋弘

四曰、務博愛。人之愛物、出於天性。所謂忠孝友和信、諸德雖名各異、其實皆發於天性之愛也。故人若闕愛、則諸德皆不立。愛之德廣大如此。而施之有序。先愛君與父母、而後兄弟夫婦、而後朋友、而後同邦人、兼及外國人、又施及禽獸蟲魚草木之微。若謬之、則愛不爲其用。古人曰、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是也。今通觀社會、有貧人、有富人、有智者、有愚者。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和氣藹然、送日於笑語團欒之間者有

之。陷艱難、罹疾病、憂惧惄惄、纔以消日者有之。有鰥寡孤獨廢疾、有流離墮尾、零落憔悴。其狀態千差萬別、而同爲社會中人。故富者恤貧者、智者導愚者、得幸福者救不幸者、講慈善博愛之道。是對社會當行之公德也。

五曰、務公益。以博愛之心、情興社會公衆之福祉。謂之、公益。公益之爲事業、不遑枚舉。大之講道義、窮學理、以益世道人心、或設學校、建醫院、墾荒蕪、架橋梁、開鐵道、通航路、立興業殖產之基。小之至造一器、製一物之微、凡圖社會公衆之利者、皆是也。應己之資

力與材能、廣此等公益。卽吾人對社會當行之公德也。而不必躬親當其事、贊襄他人、公益事業給之資金、亦等廣公益也。然而世之富人、往往有一朝費萬金、恣已豪奢、而不肯爲社會公益出一錢者。如此之徒、縱令身纏錦繡、安坐于大廈高樓之上、其心之陋劣、與社會下層人無間矣。

六曰、務禮儀。各人一和、得全交際者、因於互守、禮儀、不傷情誼也。若人人不守禮儀、任意處事、則風波忽起、危害立至。故禮儀之不可缺、不獨舊知朋友之間爲然。其對社會公衆、亦爾。請詳言之。凡與人交、不可

猥議論。如宴會之席、殊可戒之。不然、則使一座人心不樂、氣不平。又參公會、宜清潔身體衣服、慎重言語動作。如其傲慢不遜、或悒鬱憤懣、最爲無禮。其在賀筵、則不可言凶事。會凶禮、則不可戲謔談笑。此所以與共憂喜、表同情也。凡赴人招、不可差時刻。如汽車升降、會場出入、宜戒雜沓。排他人前進、固不可。然在前而踟躕、爲後人妨、亦非所宜。唯順序不亂、進退有度、則決無有紛雜之事。老幼婦女及病者、類最宜加意、扶持之。如侮羸憊孱弱、以陵壓之、則不德之最大者也。以上所論、爲吾人對社會當行之公德。諸子幸

紳大帶之垂者、
書之欲其不忘也。

書諸紳

(一) 己所不欲勿施諸人 己所欲宜施諸人 人是一代名

則萬世 一視而同仁 篤近而舉遠 (二) 暗戮 暗殺 國柄

國權 奸臣 奴臣 國蠹 國賊 毀損 毀傷 贊襄 贊成

踟躕 蹤躇 視外人如蛇蝎 蛇蝎視 書諸紳 銘諸心

馬援戒兄子

十八史略

武陵郡名今湖
南省西境及貴
州東境之地
當時苗民雜居
之

矍鑠老壯貌

馬援嘗曰 大丈夫當以馬革裹屍 安能死兒女手交趾反援以伏波將軍討平之 武陵蠻反援又請行光武帝愍其老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眄以示可用 帝笑

曰 爽鑠哉是翁乃遣之 援在交趾嘗遣書戒其兄子

曰 吾欲汝曹聞人過如聞父母名耳 可聞口不可言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政法不願子孫有此行也 龍伯好敦厚周慎謙約節儉 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 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 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 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鷺也 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 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大丈夫當ニ馬革ヲ以テ屍ヲ裏ムベシ 安ゾ能ク兒女

ノ手ニ死セン十五字

探幽妙畫

重野安繹

狩野守信京都人剃髮號探幽

齊爲狩野氏中興畫家仕德川

家康寵遇賜邸銀治橋延寶二年卒年七十三

懌音益悅也

狩野探幽以畫名伊達政宗嘗製貼金屏風二雙高

七尺幅稱之使探幽畫之探

幽湛墨汁於巨器浸以馬鞋、

展布屏風印之諸處鞋痕狼藉

又援巨筆亂畫豎條政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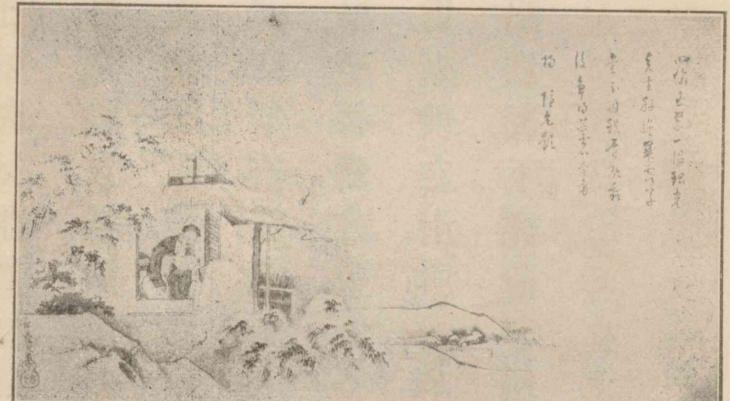
瞠視無言起入內衆咎探幽

探幽不懌曰品畫宜於既成

之後何在傍紛呶爲也乃徐

點綴之馬鞋化蟹豎條成蘆

戈甲枝葉隨手而成姿致橫



詩鄰風燕燕于飛頽之頽之頽飛而下也頽飛而上也又云燕燕子飛差池其羽差池不齊貌

生宛然逼真其餘一雙亦任筆高下亂點稍稍補其脊尾羽翼迨成卽無數飛燕也頽頽差池筆筆殊態人始歎服

空海能書

青山延于

岐多度郡人入唐求法歸朝後唱真言宗承和二年寂年六十三延喜中賜謚曰弘法大師所著有性靈集三教指歸等草隸草書楷書也

嵯峨帝幼聰敏好讀書及長博覽經史善屬文妙草隸時僧空海亦善草隸帝每與空海競優劣一日帝出法帖示之中有絕佳者帝殊寶愛謂空海曰此唐人墨迹誠不可及也恨未知何人空海曰是臣空海在唐時所作帝以其體異不信空海乃裂軸奏覽書曰某年某日沙門空海書于青龍寺帝始歎服

班超通西域

十八史略

于賓國名在西
域賓音天

後漢和帝永元十四年徵班超還京師卒超起自書生投筆有封侯萬里外之志。有相者謂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之相也。明帝時爲假司馬使西域至鄯善其王禮之甚備。匈奴使來頓疎懈。超會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奔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鄯善一國震怖。超告以威德使勿復與虜通。超復使于賓。其王亦斬虜使以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章帝時爲西域將兵長史。至和帝以超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平定諸國。在西域三十年。以超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平定諸國。在西域三十年。以

蕩佚寬大舒緩
之義

功封定遠侯。至是以年老乞歸願生入玉門關上許之。任尚代爲都護請教。超曰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宜蕩佚簡易。尚私謂人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果失邊和如超言。

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之相也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水清無大魚

盤根錯節

十八史略

鄧后和帝后隨
其兄

安帝未冠迎卽位。鄧后仍臨朝。鄧騭爲大將軍。時邊軍多事。鄧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郎中虞詡以爲不可。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夫多出涼州。衆皆

關函谷關

盤盤互錯，交錯也。利器喻人，以募壯士云云，以誘賊，用兵之術也。

從詡議。隲惡詡，欲陷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曰：不遇盤根錯芻，無以別利器。及到官，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收得百餘人，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伏兵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輒禽之。賊駭散，縣境皆平。太后知詡有將帥略，以爲武都太守。叛羌數千遮詡，詡停不進。宣言請兵，須到乃發。羌聞之，分鈔傍縣。詡因其散，日夜進道，令軍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

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易爲所及，速進則彼不測。虜見吾竈日增，謂部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不同也。既到，郡兵三千，而羌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命強弩勿發，潛發小弩。羌謂力弱，不能圖，并兵急攻。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驚。詡因出城奮擊。明日悉陳其兵，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相恐動。詡潛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羌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劍說 刪修

中村正直

鉤是鐵也。或爲劍，或爲百器用。爲劍，則舉世重之。其名爲良劍者，至閱千歲而永存。或雖滅矣，而其名見於傳記，兒童走卒，亦能識而道之。若夫爲百器用，亦皆莫不資益于民生日用。而至其被寶重者，則莫能望劍之萬一焉。夫劍之於百器，種類同，天性同。而其懸隔乃爾。抑何爲劍者之幸，而爲他器者之不幸也。以不幸而見幸者，則其歆羨當如何耶。試使他器有心，必當發之於言。曰：子於我種同也。而榮名昭著如此，子則幸矣。則爲劍者必不肯受。必應復之曰：抑吾之所以成此名者，亦非徒爾也。始方余之在治也，烈火鑠之，大鎚鍛之，一日百折，一折千鍛。如此者殆且百日矣。吾之受勞苦者亦至矣。子欲受吾之榮，必當受吾之勞。欲享吾之名，必當享吾之苦。以是言之，吾未爲幸，而子亦未爲不幸也。嗚呼，聖賢君子，耳目口鼻，與衆無異也。然聖賢君子，所以其身雖歿，而其名不朽，逾遠而彌存者，豈非以終日乾乾、自彊不息，崇德廣業，未嘗逸豫耶。故衆人之終于草木同腐者，豈其才之罪哉。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嗚呼，古之學者蓋知之矣。

終日乾乾，自彊不息，語出易經。

子思語出中庸

(一) 欽羨日羨望 昭著ニ顯著 (二) 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苟子

鍛工助弘傳

菊池 純

周穆王有昆吾之劍、切玉如泥。岡崎正宗稱五郎、住鎌倉今小路、北條氏亡後、至京都、後還鎌倉。康永三年卒、年八十一。十內、名秀和。

鍛工助弘、稱越前守。初名直助。凡其所鑛鍊、亡論刀劍槍矛、銳利堅剛、不惟昆刀切玉。人皆稱新刀正宗。蓋正宗者、古名工、以鍛刀著者也。初赤穗城主淺野氏、臣有小野寺十內家、甚貧困。一日與諸僚會于朋友宅、衆士各品評其佩刀、真贗藩老大野九郎兵衛亦在座焉。善甄別刀之所出、鄉貫。曰相州、曰備前、百不錯。一舉座歎稱服其明眼。最後及十內佩刀、刀鈍。不

哂音信、冷笑也。
陽佯也。

而鞘剝グタリ、大野嘲哂、極口罵其不武。十內銜之、不形辭色。時直助爲十内家奴、隔壁聞之、深恚其亡狀、切齒曰、老奴不遜、敢辱主公所、不雪此怨者、不復生見人。卽乞暇、陽言曰、願得歸省鄉里。十內聽之、乃結束而發。草行露宿、具嘗艱苦、遂達于浪華片町、詣鍛工近江宅。近江者、攝州名工、世呼曰神刀鍛治。直助彷徨其門外、家人怪問其所自。曰、僕有志願在焉。欲見主人請之。家人白之近江。近江延而見之。直助請爲門子。辭氣激切、一若有素望者。乃憫而舍之。直助請爲其家僕、操作之暇、一意攻其業。手試運鎚法、丁丁

提命、提耳面命
也。詩經、匪面命
之言、提其耳。

硎、砥石也。莊子、
刀刃若新發於
硎。

作響。寢則叩其枕函、食則打其杯碗、終夜不止聲。家
人病之。毀言日至於近江之耳。近江舍而弗問。如此
者三年、業大進。直助、一日從容謂近江曰、生在師門、
辱提命者、三裘葛子茲頗覺有所得。願假師之一臂、
得鍛寸鐵、則志願達矣。敢請幸見聽乎否。近江首肯。
直助大悅、乃齋戒七日。鍛鍊作一刀。近江執鎌助之。
刀成而加硎、神光如水。雖古名刀、不多讓也。近江嗟
稱、舉繼其後、以女妻之。冒以己姓、號曰津田越前守
助弘。助弘乃挈其所手鍛一刀、東下詣舊主小野寺
氏。寄贈且泣曰、此下奴精神所凝結。願主公以此洗
如發硎。

雪昔日汚辱庶足償多年志願邪。十內感喜爲動容、
深謝其篤志。坐臥佩服、不離其側。無幾有報仇之事。
十內當夜帶此刀、斫仇家門、手斃數人。后十內與同
盟諸士、同賜自刃。刀遂爲泉岳寺遺物。今歷百餘年、
爲異日報讐之用。自非鐵心石腸人、安得鍛鍊此快
刀乎哉。

泉岳寺在東京
市芝區高輪

(一)甄別 枕函 提命 凝結 發硎 鐵心石腸 (二)恚怒

慍忿瞋 (三)彷徨躊躇低徊徘徊 三裘葛三星霜

鹽谷誠號簗山

明治七年卒年
六十三

山鹿素行傳 删修

鹽 谷 誠

山鹿素行幼穎悟好讀書執贊于林羅山講說小學論語辭理明暢驚老成人年十二許用見臺見臺近世講筵用以代几案者總角以是講經人以爲奇才

山鹿素行傳

書 行 素

北條氏長仕德
川秀忠爲大監
察

長從北條氏長學韜略備極蘊奧最精築城術方延

寶天和際其名高一世由井正雪亦以兵學聞嘗邂

由井正雪駿河
人長兵法後圖
叛伏誅

逅于某侯家正雪丰儀貴重頗有威望長素行十餘歲固聞其名禮貌之素行寒溫外不交一言他日謂

侯曰臣視彼容貌眼光非常其意難測君勿近後果

驗素行天資英邁練達事



山鹿素行像

事吐露情實受其裁決王侯士庶入其門者殆四千人而名所在謗亦隨之或有疑其包藏不軌而沮行

體洽聞強識無所不通其爲人謀如躬當之莅事果斷嫌疑立決甚爲人所倚

賴不獨問道請教雖機密

趾者始確信宋學。旣有疑，取所著經解，盡焚之。更作一書，非斥程朱，無所忌憚。遂以是禁錮于赤穗。赤穗侯長友聞其賢，親執弟子禮事之。旣而以祿千石聘之。在赤穗十年，常以經義與兵法教諭閩藩士人。嘗謂侯曰：「臣聞士爲知己死，公不以臣之愚，待臣以國士。宜一死報萬一緩急，豈無所償哉？」侯大喜。後至元祿年間，其子長矩賜死，而國除。遺臣四十七人，果有復讐之舉。識者以爲素行教育所致。卒年六十四。

(一) 執贊 蘊奧 邂逅 英邁 不軌 (二) 總角仰童 輜略六

韜三略 治聞強識二 博聞強記 倚賴二 依賴 宋學二 程朱

學二 朱子學二 道學

赤穗義士一

菊池純

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故淺野長矩遺臣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夜襲吉良義央第，得其首級。蓋復主讐也。初，良雄等願立長矩弟長廣存セントス淺野氏後，及將軍綱吉スルニ長廣於安藝，遂決意復讐。乃率同盟士至江戶，散伏各處，或爲商賈，出入吉良氏邸，伺其動靜。則義央方避仇於上杉氏第。良雄等憂之，議曰：除夜，彼必還家。吾當襲之。已而義央欲設茗宴於家。有一茶博士，常出入義央第，有讌會必與焉。大高忠雄

櫻音被兵器之
柄也

知之、詐爲京商從博士學茶儀博士一日謂忠雄曰、
義央以是月十四日歸其邸設茗宴會客。是以頗爲忙劇。忠雄卽報之良雄。良雄會同盟戎服衷甲夜襲義央本所第。家衆出拒連鬪入寢室求義央不獲。驗褥尙暖則遍索宅中遂獲義央于廚室。武林隆重手刃其首而衆未知其義央乃驗其屍刀瘢在肩。衆喜曰此無乃先君所手擊耶。又視之所擒家人皆曰此我主之首也。衆踊躍相賀遂裹首幘帛懸之槍柵護衛赴泉岳寺奠以祭長矩墓。良雄又遣吉田兼亮富林正因詣大目付仙安藝報之長廣令吉田兼亮富林正因詣大目付仙

石久高具陳其實久高趨走登城自之綱吉卽日送四十六人於細川松平毛利水野四侯邸分拘之。老中阿部正武歎曰今世有節義士如是豈不曠代盛事耶。

赤穗義士二

十六年二月讓吉良義央子義周不死父難沒食邑流之信濃賜大石良雄等四十六人死流其子弟於伊豆大島初綱吉之議良雄等罪也林信篤議曰良雄等爲主報仇則天下之大義也且其舉動詳審能敬其上今若以其擅用兵誅之將何以獎勵人臣宜

當宥之也。衆議未決。荻生茂卿聞之。謂柳澤吉保曰。聞林氏請宥良雄等。其論固正。雖然。未可謂達時宜也。何則。宥良雄等。上杉綱憲發兵。欲鑿之必矣。上杉氏發兵。欲鑿之。淺野氏不得不救之。兩家構難。交相鬪。是宥四十六士。而速天下之亂也。不如殺之以除後患。議乃決。綱吉謂公辨法親王曰。赤穗諸士忠烈無比。舉世所悉知也。殺之固可惜。不殺則廢法處之。將何如。親王不答。退謂左右曰。將軍其將使吾救諸士邪。諷意隱然。不問可知也。雖然。此輩而不死。安足以成萬世之名哉。此吾所以不答也。是日。遂賜死。良

雄等遺言葬長矩墓側。四家皆如其言。贈甚厚。府下士民往弔者絡繹如市。香火至今尚不絕。云綱憲者義周母弟也。

復讐復仇 除夜除夕除日 茶博士茶博 謙會宴

會刀瘢刀痕

詠四十七士

阪井華

若使無茲事。臣節何由立。若常有此事。終將無王法。王法不可廢。臣節不可已。茫茫天地古今閒。茲事獨許赤城士。

元兵入寇

賴

襄

弘長龜山天皇
年號

北條時宗爲人強毅不撓。幼善射。弘長中。大射於極樂寺第。將軍欲觀。小笠懸顧命諸士。無敢應者。時賴曰。太郎能之。太郎時宗幼字也。召而上場。時年十一。跨馬出。一發而中。萬衆齊呼。時賴曰。此兒必任負荷。當是時。宋氏爲胡元所滅。諸隣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元主忽必烈令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尋兵。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執爲不可。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太宰府逐之。凡元使至。前後六反。皆拒不納。

文永十一年十月。元兵可一萬來攻對馬地頭。宗助

國死之。轉至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事報六波羅。令鎮西諸將赴拒。少貳景資力戰。射殮虜將劉復亨。虜兵亂奔。而元主必欲遂初志。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元使者杜世忠。何文著等九輩。至長門。留不去。欲必得我報。時宗致之鎌倉。斬于龍口。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爲鎮西探題。遣東兵衛京師。西兵衛者悉從實政。益築太宰府水城。省冗費。充兵備。

弘安二年。元使周福等。復至宰府。復斬之。元主聞我再誅使者。則憤恚。大發舟師。合漢。胡。韓兵。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七月。抵水城。舳艤相衡。

建治元年始置
鎮西探題於筑
前博多總管九
州軍政及訟獄
冗俗作冗或作冗
兼掌外交之事

鷹島在肥前松浦郡海上

實政將草野七郎、潛以兵艦二艘、邀擊于志賀島、斬首虜二十餘級。虜列大艦、鐵鎧聯之、彀弩其上。我兵不得近。河野通有奮前矢中其左肘。通有益前、仆檣架虜艦登之、擒虜將玉冠者。安達次郎、大友藏人踵進。虜終不能上岸。收據鷹島。時宗遣宇都宮貞綱、將兵援實政。未到閏月、大風雷、虜艦敗壞。少貳景資等因奮擊、燬虜兵伏屍蔽海。海可步而行。虜兵十萬、脫歸者纔三人。元不復窺我邊、時宗之力也。

蒙古來

賴 襄

筑海颶氣連天黑

蔽海而來者何賊

宋主姓趙故曰
趙家
宋主趙昺年八歲卽位楊太后聽政故曰趙家
老寡婦

蒙古來。來自北。

東西次第期吞食。

嚇得趙家老寡婦

持此來擬男兒國。

相模太郎膽如甕

防海將士人各力。

蒙古來。吾不怖。

吾怖關東令如山。

直前斫賊不許顧

倒吾檣。登虜艦。

擒虜將吾軍喊

可恨東風一驅附大濤。

不使羶血盡膏日本刀

(一) 嘻 趙家 膽如甕 羶血 (二) 斫斬切伐 (三) 吞食蠶

食鯨吞

筑前城下作

廣瀨建

伏敵門、謂筑前
箱崎八幡宮樓
門、拓臨醜帝
親書敵國降伏
四字揭在門上
故名

伏敵門頭浪拍天。當時築石自依然。
元兵沒海蹤猶在。神后征韓事久傳。

敵國降伏

筆宸帝醜醜

城郭影浮春浦月。絃歌聲隱暮洲煙。
昇平有象君看取。處處垂楊繫賈船。

甲午宣戰詔

重野安繹

明治二十七年八月一日下宣戰詔曰朕茲對清國。

釐、音里、理也、治也、革、改也。

宣戰爾百僚有司宜體朕意務達國家志意期計無遺算惟朕卽位以來求文明之化於平和柔近懷遠海外諸邦交際日密而清國朝鮮與我接壤尤當親善矣夫朝鮮本我所啓誘以伍亞歐列國其爲自主國明矣而清國屬邦視之陰誘陽嚇干涉內政乘其紛擾藉口救難以擅派大兵朕據明治十五年條約出兵備變更欲使朝鮮免禍亂於永遠保治安於將來以維持東洋全局之平和先告清以協同從事彼反設辭拒之我勸朝鮮以下革其秕政內鞏治安之基外全自主之權朝鮮既諾之而彼陰妨礙之加之

佈、偏也、通作布

託辭左右、以緩時機、增派大兵於韓土、要擊我艦於韓海、可謂無狀之極矣。事既至斯、雖朕專欲平和、勢不得不宣戰。汝有衆、其克忠實勇武、速復平和於永遠、以宣揚吾帝國之光。

是日、清帝亦宣佈開戰。我駐清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去北京、而英國首宣言局外中立、各國相繼公佈中立。

宣戰詔下也、士民奮起、或願從軍、或獻軍資、自貴族富豪、至婦人小民、結社相會、皆期報國恤兵。若士族壯丁、相率乞結義勇兵赴戰。然以海陸軍備既足、國

有常制、民有常業、下勅慰諭禁之。

(一)柔近懷遠、釐革秕政、妨礙宣揚 (二)爾汝女屬邦視奴隸視 (三)朝鮮ヲシテ禍亂ヲ永遠ニ免レ、治安ヲ將來ニ保タシメ、以テ東洋全局ノ平和ヲ維持セン
ト欲ス 二十六字

校訂新編漢文讀本卷三終

大大明治
正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訂
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校訂再版印
年十二月五日校訂再版印
十二月八日校訂再版印
十二月十一日校訂再版印

臨時定價金參拾貳錢
大正六編度金參拾貳錢

校訂新編漢文讀本

價定正改	
卷一	金貳拾七錢
卷二	金貳拾九錢
卷三	金參拾八錢
卷四	金參拾參錢
卷五	金四拾錢

鈴村製本

編纂者

東京市小石川區白山御殿町百七番地
簡野道明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三樹一

東京市本所區番場町四番地
朝岡平

平

藏

明

東京市本所區番場町四番地
凸版印刷株式會社本所分工場

印刷所

印刷者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四九九一
番

株式明治書院

長電話本局二四三八番

不許複製

號	番	函
和	K	五
三	一	二

忠恪。

眷痛心。

瘞

謹々被り出居る

茅塙蕭然

籌商

倥偬

閭外庵主之

也君死し

裏

贍拜

往來

輒不

白皙

精悍

旌ナエト欲ス

之ヲ疾ぐ

津瀬

食饋ル

刺(タヌ)

間羅紗

肝

穎悟夙成下

傲慢不羈

愈

老鶴

醉翁

采蹕

海軍學校圖書閱覽請求券

著者名 Author	書名 Title of Books	冊數 vol.	分類(國號) Class.	番號 No.
海軍大學校沿革	卷一			
卷二				
年月日	科 借用者 (Borrower)			
年月日				

注意 一、借用圖書ハ轉貸セザルコト
二、個人借用ノ期間ハ一週間トシ一應返却ノコト